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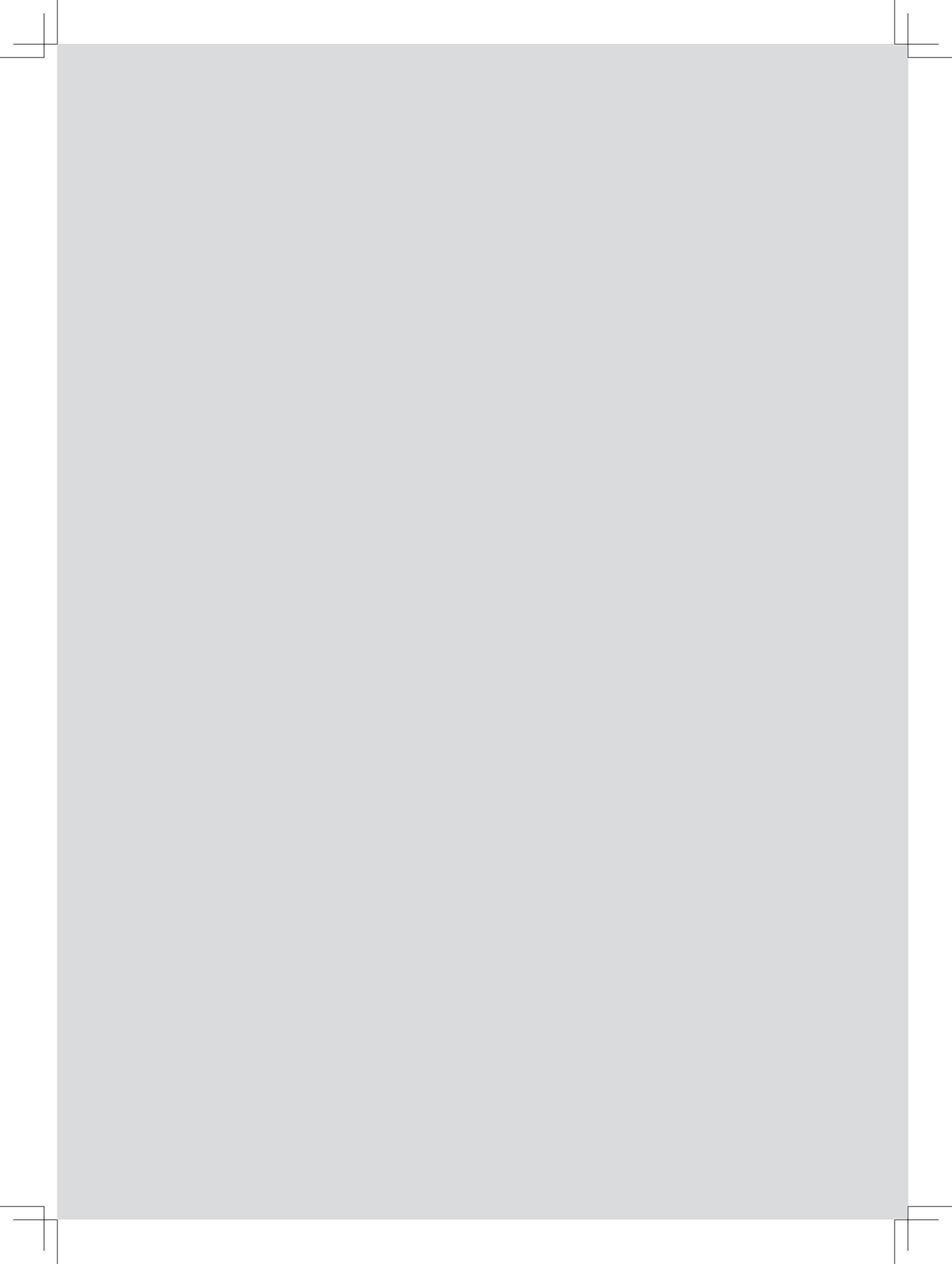
〔顏淵第十二〕

徐醒民先生 主講

論語講要講記

雪明講習堂 印行





顏淵第十二

目錄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……	一
仲弓問仁。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……	二一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訥。曰：其言也訥……	二七
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憂不懼。曰：不憂不懼……	三一
司馬牛憂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子夏曰：商聞之矣……	三七
子張問明。子曰：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……	四七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……	五三
棘子成曰：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為。子貢曰：惜乎……	五九
哀公問於有若曰：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。有若對曰：盍徹乎……	六三
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……	七一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……	七九

目錄

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。子路無宿諾。	八七
子曰：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，使無訟乎。	九一
子張問政。子曰：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	九七
子曰：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	一〇一
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	一〇五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。	一〇九
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	一一三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。孔子對曰：	一一五
子張問：士，何如斯可謂之達矣。子曰：何哉，爾所謂達者	一二七
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。曰：敢問崇德，脩慝，辨惑。子曰：	一四一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曰：知人。樊遲未達	一五九
子貢問友。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	一六九
曾子曰：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	一七五

論語講要講記 顏淵第十二

徐醒民先生 主講

○顏淵問仁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：請問其目。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

現在請各位看四百七十七頁，這是另外的一篇，叫〈顏淵篇〉。〈顏淵篇〉開頭這一章，「顏淵問仁」，孔夫子教學生，最高的教育宗旨就是志於道，志於道就是教人家懂得自己有本性，但是一開始就講志於道，人家聽不明白。志於道，再次一等的，據於德，這個德從道裏面出現的，還是本性沒有變化，講到心理。直心就是從本性裏面用出來這個心，這個心絲毫沒有變壞、沒有污染，《大學》裏面講明德。但是這個明德開始講，也不容易，所以孔子再講仁，仁是什麼呢？根據《說文解字》，仁从二人，左邊是一個人字邊，右邊是一個二字。二人很相近。二人很近的話，很密切的，就是表示人對於人、人與人一親近就是厚——親厚，拿厚道待人。比如說，

竺字，上面是竹字頭，下面也是二字，這個竺字就是兩片竹子加在一起，這也是厚了，一片是比較薄，兩片加在一起就是厚，這就是竺字。那個仁字就是兩個人結合在一起，很密切，互相關懷，彼此以厚道待對方，這就是仁，這好懂。所以孔夫子教學生，都要教學生學仁。學仁怎麼開始學呢？你待人厚道就行了。你在家裏，夫妻之間、父子之間、兄弟之間互相厚道，怎麼樣厚道呢？厚道就是站在對方想，替對方想。如果有什麼利害，兩者怎麼樣調和呢？你先站在對方想、替他想，你待他就是很厚道。他就是在言論上面、行為上面，看起來好像對於你不好，是有傷害的，但是你首先不要這樣想，他對我不好、要害我？不是，你先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一想，他這樣用言語來說你，作出的行為，你認為他對你有傷害，你想想對方，他為什麼有這個行為？為什麼有這個言語？找出他的動機出來。動機就是他的本意，把他的本意找出來，你這就是厚道待人，你不要冤枉對方。再說就算他有意對你不好，不是你的過失，你也能夠原諒他。為什麼呢？人與人之間相處都是緣分，從這緣分來講，彼此相遇了，只能夠拿善意、拿厚道待人，不管對方如何，我是盡自己本分來對待他，這就是學仁、講厚道。

家庭裏面的夫妻這樣互相對待，父子，不要說站在父親這個立場，一定要兒女怎麼樣孝敬他、怎麼樣聽他的話；那麼站在兒女方面，你父母應該要發揮慈心、要照顧兒女。如果說是兒女一定要求父母來愛護他、來對他好，那就不對了；父母一定要求兒女孝順他，這也不對了。聖賢的教育就是說：於父言慈、於子言孝，父母要發揮你的慈悲，慈是慈心；當兒女的，你應該盡孝道、講孝，是這樣講法。現在人相反的，兒女自己在外亂花錢，沒有錢用，伸手向父母要，你不給就不對的，你給我錢是應該的，那就是兒女要父母對他發揮慈心，發揮慈心是聖賢講的，你兒女不能講。可是現在相反的，兒女要求父母，要錢、要什麼就是什麼，這樣要求父母。現在有些父母也是不好，管教兒女的話，管教過分，有很多不適當的。所以從這一方面來講，按照聖賢的教育，彼此以厚道待人。那就是說，兒女只盡到自己的孝道，不要要求父母對他怎麼樣愛護；父母只發揮自己愛護兒女的心，表現在行為，一切都是愛護，而不要要求兒女怎麼樣來孝敬他，這才是聖賢教育。現在有些作父母的，小孩子年紀幼的時候，他不管，這尤其是作父親的，他不管了；還有母親也是，跟丈夫鬧翻了，離家出走了，小孩子在家裏不管了。到了自己年老了，小孩長

大了，他要求小孩來養他；小孩子說，我小的時候，你都不管，現在我沒有理由來養你。你不養，我就到法院告狀，這都是違背聖賢教育。今天要講這個仁、講厚道，就是聖賢教育：於父言慈，於子言孝；不是教兒女要求父母對他仁慈；也不是要求父母叫兒女對他盡孝。這種教育就是孟子曾經講，古者易子而教之，父母不好意思要求兒女對他盡孝，但是交給學校，交給老師，請老師教他，易子而教之。

這裏看仁，這個仁字，在五倫之中，互相以厚道待對方。顏淵是孔子的大學生，孔子就是教仁，顏淵還不懂仁嗎，當然是知道。這裏問的是說怎麼樣學仁，怎麼樣把仁學好。「子曰：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」「克己復禮」這句話，根據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，還有其他的注解說，這句話是古時候成語。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裏面舉出來，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，《左傳》裏面記載克己復禮。他舉出說：「仲尼曰，古也有志，克己復禮，仁也。」《左傳》裏面就講，孔夫子曾經說，古時候有這個志的，有志什麼？克己復禮，仁也。在那裏舉出孔夫子講的是古時候人有這句話。因此這裏克己復禮為仁，這是一句古

時候成語，顏淵問仁的時候，孔子就拿這個成語來答復他。克己復禮為仁，下面就解釋了，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」你只要有一天能夠克己復禮的話，所得的效果怎麼樣呢？天下人都歸向於你。克己是克制自己，克制自己什麼呢？在上一章我們也研究過了，一切的人生生世世都染上那些惡的習氣，儒家講的古代聖人以來這個教育，都是要把這個惡習氣破除，然後把自己的本性顯出來，這是教育的根本。那跟現在西洋人講的那個順著學生、順著家裏子弟的惡習氣來發展，表面看起來，是講教育他們自由的發揮，順乎他的自由。你順乎他的自由，就是順乎他的惡習氣，這裏克己就是克服自己的惡習氣。復禮是什麼呢？禮就是本質要講讓人家、恭敬人家，讓人、恭敬都是把自己降在比對方要低一點，尊重對方、讓對方，這些恭敬、禮讓都是出於本性的平等心。平等心，本性就是成了佛的人，沒有成佛的人，和我們這個心——本性的心，是一樣的、平等的。既是平等心，為什麼要講對人恭敬呢？恭敬把人家抬舉在自己上面；讓人家也是把自己處在比較低下的地位，有什麼利益讓給別人。脩道就是這麼作，眾生都是不平等，眾生都是自己傲慢、自私自傲的，看不起別人，你要學道，知道眾生的本性是平等，是不錯。但是你要了解眾生

（包括自己在內），都是貢高我慢的心，都是自高自大的。你要教化別人、教化自己、自己脩養，必得矯枉過正，不矯枉過正的話，達不到那個平等心的境界。所以講禮讓、講恭敬，就是把自己的傲慢心、自尊自大的心，把它壓下去，壓到與眾生平等，你的本性就出來，就明心見性了。

在這裏講「一日克己復禮」，是引用古人的言語、成語，克己復禮為仁，克服自己無始劫以來的那惡習氣，復禮，惡習氣克除掉，回復這個禮了。回復這個禮，禮怎麼回來？就是講恭敬、講退讓，一步一步的學，學到成功就是平等心出現了，這就是仁，這是古代的言語、成語。孔子在這裏講，你學了，怎麼學法？比如說，真正學成功了，時時刻刻的都要克己復禮。孔子在這裏強調的，別說時時刻刻能夠克己復禮，那當然更好，你就算只有一天能夠克己復禮的話，時間很短，效果怎麼樣呢？「天下都歸仁焉」，天下人都能歸到你這仁者，你只有一天克己復禮，你就是個仁者，所得的效果，天下人都來歸附於你，來向你學習。你是在位天子、國君，你能夠克己復禮，天下人都來歸順於你這個仁者，歸順你這個仁君；你是個國君，

能夠有一日克己復禮的話，你全國的老百姓，都來擁護你這個國君。有一天能夠克己復禮，都有這麼大的效果，何況時時刻刻都在克己復禮，那你這個仁就學成功。

仁學成功，那個道德就好辦了。所以下面就講，「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」你要學仁，成就一個仁者，一切由自己，由自己你怎麼學、怎麼把自己學成一個仁者。學成仁者就是克己復禮，就是把自己的惡習氣去掉。那就是我們要問問，天下人都是要損人利己，天下人沒有一個人不是自私自利的，起心動念就是為自己來設想，維護自己的權利，爭取別人的權利，把別人的權利拿過來，拿過來之後，自己要保護自己，全部是自私。為仁由己，怎麼呢？去掉損人利己的心，而別人勸沒用處，必定要自己覺悟，自己願意這麼作，把損人利己的心，我要把它破除掉。反過來要損己為人，自己損失沒問題，我要利益他人。古時候讀書人都知道「可以讓天下人來負我，不可我負天下人」，負是等於欠人家的債，天下人都欠我，可以；但我不可以欠天下人。拿好懂的話來講，我們人總要知道，我們人在世間，一生下來，未生之前有父母，假如沒有父母，我們不會到人間來，不能入胎；入胎之後，在胎

裏面，有母親供給我的營養；出生以後，衣食住行有父母照顧，然後就算長大成人的時候，我們一天的衣食住行，都是靠社會所有的人，他的貢獻，他的付出，我們才能夠喝一口茶，這一口茶這個水，自來水公司裏面多少人參與這工作；這個茶，在山上種的茶葉子，有多少人付出他的勞力。這些人對於我們都有恩的，吃的糧食、穿的衣服、乘的交通工具，社會各種人士，對於我們都有恩，我們都欠他們，因此我們要知道報恩。知恩報恩的話，最重的父母恩，這樣一講，不就明白了嗎？這些事情由自己作，而由人乎哉？不是說自己不作，只作表面上的，叫人家把你選出來，你是個仁人、你是好人好事，你是一個大善人，不是那樣，完全從自己自動的來克己復禮。克己復禮，要明瞭我們一個人在人世間的話，所受於人羣給我們的恩德，那太多太多了，這樣一想，我們要回報人家都還來不及呢，別說父母，父母之恩是天高地厚，昊天罔極，那是報答不盡的；就是對於社會一般人，我們也是報答不盡。對於人家的恩，都報答不盡，我們還敢來損人利己嗎？那就必得倒過來，損己利人，損己利人就是報恩，報答一切有恩於我的人，這就是厚道。你這樣一步一步學，都是由自己來這樣學。而由人乎哉，不是叫人家選你是個仁者，仁者不是由人家選出

來的，是自己這樣行為脩來，脩道、脩行來的。就是克服自己那種私心，禮就是要讓人、恭敬人家。讓人、恭敬人家，就把我們自己原來的習氣——就是自尊自大的這種習氣，把它破除掉，自己平等心就出現了，這是學仁。

顏淵一聽孔夫子拿古人的成語，又加以這樣解釋，顏淵當然懂了。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」，請孔夫子說個條目出來，總原則是要克己復禮，是由自心中作起，但是你學仁，分開來講，從那幾方面來學？就是請問其目，目是條目，分出條目出來。下面就是孔子講，「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這在古人注解很多。雪公在這裏講，古人作那些注解，只可以作個參考。雪公自己把這四句話分析，「非禮勿視」，不要用眼睛看外面一切非禮的事情；「非禮勿聽」，外面一切非禮事情、不合禮的，不要聽；這兩者，眼睛、耳朵都是在我們身體上面，屬於身；「非禮勿言」呢？不合乎禮的，與禮相背的言語，自己不要說，這是屬於口，言語由口裏面說出來，屬於口；「非禮勿動」，動指的什麼呢？個人的意識，心理的意識、動心，看見外面那些非禮的事情，不要動心。四句話，雪廬老人把它歸類為：

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，屬於身；非禮勿言屬於口；非禮勿動屬於意——心意；歸為身、口、意三方面。

顏淵問孔子，請問其目，孔子拿這四句話，歸類為身、口、意，就在身、口、意用工夫。普通人身口意三業都是造業，怎麼造業呢？比如說現在傳播媒體上，有叫作動新聞，動新聞就把社會上發生殺盜淫妄的罪惡新聞，它不是現場的，然後用動畫畫出來，畫出來可以比原來的還要惡劣，然後在網路上把它發表，這個是非禮，不能看。一看怎麼呢？大家學佛，學了唯識學你就知道，眼睛看一樁事情，看一個人殺人，原來是兇手在殺人，假如我們用眼睛一看那個兇手殺人的時候，那個殺人的事情過去了，我用眼睛看、用眼識傳送到第八識裏面去，這個眼識把殺人的那種行為，傳播到第八識裏面，就變成第八識裏面再生出來的一個種子，這第八識的種子就變成自己的。原來是看外面的境界，現在把那印象收到自己的第八識裏面，變成自己的種子。種子然後遇到類似的情況，什麼類似情況呢？凡是殺人的人，都是覺得人家對不起他，起了忿恨心來殺人。那種印象傳播到自己的第八識裏面，變成

種子的話，然後我們遇到跟人家接觸的時候，遇到別人對我不好，我起了忿恨心了，這叫作緣，遇到這個緣，種子就是因，把那個因就引發出來起現行，自己就來殺人，唯識學裏面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孔子講，非禮勿視，那些外面殺盜淫妄這些非禮的事情，不能看。看過之後，那個印象落下來，就變成自己的種子，然後就是自己來作殺盜淫妄的事情，你看這個多麼嚴重。非禮勿聽也是這樣，聽到那些黃色的音樂，聽到那些流行的歌曲，那都是引人家一步一步的學邪淫，佛法裏面講戒邪淫。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，就是把外面那些惡劣的，與眼根相對叫色塵，外面的色塵把它隔絕起來，不要讓它進入到我們心裏。非禮勿聽，聽是耳朵，耳朵所接觸外面叫聲塵，聲音的，塵就是灰塵。外面的色也好、聲音也好，都是像灰塵一樣染污的，不讓那些染污我們的心。

再講非禮勿言，勿言是自己言語。我們不但要自己守住，自己的本身不要受污染，不但外面非禮的言語聲音不要聽，而且我們的發言、我們的言語也要自己管制好。我們各人在社會上都有一分工作，我們工作跟人家言語的話，講的都是正當的

言語；在家裏跟家人相處，也是正正當當的言語。非禮的言語這廣泛得很，殺盜淫妄這都是非禮的，正式的殺盜淫妄當然是嚴重，我們學道的人，大多是吃素的，不忍心吃眾生肉。自己雖然吃素，看見人家請客，你讚美那個海鮮味道很好，你這就是非禮了。自己吃素，你贊成人家吃海鮮，一頓海鮮吃下來，殺多少生命？不能隨便讚美那些話，那都是非禮的，那些言語出來就是造口業。在學校教書，你只有教學生學好，你要介紹性教育，那就是非禮之言，應該在學校教學生懂得生理衛生，講究健康教育，這是對的。現在世界上那個國家都有愛滋病，愛滋病怎麼引起來的？最早期的是同性戀，到後來那就複雜了，很多受害的人，或者丈夫傳給妻子、妻子傳給丈夫，或者其他的互相受害，那就是無辜的，最初的人那是罪魁禍首，那是有罪。雖然如此，但是你在學校教書，你要講清楚這個愛滋病是這麼來的。我們求學，在社會上要講作人之道、待人接物，不要贊成這些事情，對於健康都有影響的，那都是非禮的事情，不要說。當然那個性教育更不可以講，要講的話，你就可以藉著性教育反面的話、不好的結果，你可以說出來，你這才有功德。你要順乎學生心理，教學生怎麼樣學，那就糟糕了。

「非禮勿動」，一般的解釋，古人注解沒有那麼清楚。所以雪公解釋的話，把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，這兩者是屬於身體的，這叫身。非禮勿言是用口說的，屬於口。那麼非禮勿動呢，動不是指的身體在動，是心裏在動，所以動心。這樣說起來，四句話就把身、口、意三業都包含在裏面了。為什麼要這麼分析呢？身、口、意三業都包含進來，對於學仁非常清楚；否則的話，前面講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，都可以講，後面非禮勿動指的是什麼呢？如果講身體在動，是講的行動的話，勿視、勿聽就代表身體了，這個分得不清楚。所以這樣分開來的話，身、口、意三業，我們凡夫眾生造業，造惡業是這個三業——身口意三業，造善業也是身口意三業。脩道的話，從那開始脩？也是從身口意三業來脩。孔子拿這個答復顏淵，那就很清楚了，學仁，就從這裏學。能夠這樣學，仁就學得好。

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就是我們跟外面接觸的時候，眼看見外面的境界，耳聽外面的聲音，這使我們接受外面的影響非常大。所以看到外面善的境界，當然好；造惡業那個惡的境界，一看，好了，就把外面那些境界——非禮的那些境界，一看回來

就收回到自己的思想裏面，收回到自己第八識裏面，變成第八識的種子。再過個時候，遇到外面相似的一種情況，自己內在的種子就往外發。看見外面殺盜淫妄的那些動作，這是眼睛看的，比如說最近媒體上那個動新聞，動新聞把殺盜淫妄用動畫畫出來，然後在網路上把它播出來，那個一看，一看就映到自己心理——自己第八識裏面，然後再過個時候遇到這個情況，自己就來實行作這種事情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勿聽也是如此。勿聽，比如說我們聽音樂吧，音樂有好的音樂、有不好的音樂。不好的音樂聽起來，那學壞了，那些黃色的音樂讓人學壞了。這講非禮，凡是教人家學壞的，把一個正常人的心理，引導向殺盜淫妄的那個路上去走，這都是非禮。所以孔子教顏淵，不要視，也不要聽，這是防範外來污染自己的心。非禮勿言呢，防範自己造口業。非禮勿言，學佛的人都知道，口業：惡口、兩舌、綺語、妄語，這都是非禮的，這些言語不要說。非禮勿動，無論是聽到的、看到的，自己都不要動心，不動心就是不受外來，非禮的那一切境界動心。雖然講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言是自己不要說非禮的話，勿視、勿聽就是不要看、不要聽外面那些非禮的事情。雖然不要看、不要聽，你說一個人成天的把眼睛閉起來不看，那

辦不到的事情；耳朵不聽外面的那些聲音，也辦不到的事情，所以有後面的非禮勿動。如果是防不勝防，偶然接觸到外面那些不好的境界，心不要動，這一條很重要。我們普通人看見外面那些非禮的事情、非禮的聲音，就往那上面，心就攀到那個上面去了，那就跟著他學了，那不得了。尤其在今日之下，你想想看，一開網路、一開電視，處處是非禮的。最重要的要勿動——心裏不動，真正講究脩行的話，就要在非禮勿動這方面用工夫。《論語》裏面也講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」，只要我們的心不在那些非禮上面，看見一切非禮的那些事情，聽到那些非禮的聲音，心不在那上面，看等於不看，聽等於不聽。這裏講非禮勿動，就是養成那個工夫，這就不受外面境界影響了。

這一條等於佛講的戒律是一樣的，戒什麼？戒也就是身口意三業這方面要戒，這就等於儒家的戒律。佛家的戒律，那個也不是普通人，正法時期戒成就，到了像法時期就不行了，末法時期更不行了。什麼是正法時期呢？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五百年，這還是正法時期，有善根的，他從持戒這方面可以證果、有成就的。到了像

法時期用戒律證果就沒有了，末法時期更沒有了。孔子聖人是聖之時者也，孔子他最能夠掌握到，在什麼時候對學者講什麼樣的學問，不但如此，他對於那類的學生講那一種法，他這跟佛法是一致的。這一條，孔子是對顏回講的，教顏回從禮上面，這就講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，四句話都是禮，教顏回從禮上面來學仁。儒家講禮就跟佛家講戒一樣的，在《論語》裏面，其他的弟子問仁，孔子都因人而異來講，對顏淵在這裏問的話，他就拿這個禮，教他從禮上面來學，只有對顏回這麼講。今日之下我們當然也要學，我們怎麼學法子呢？電視機一開開來，你可以看看國家天下的大事情，那些藝人又是歌唱又是表演的那些不要看。偶然看的時候，就要學著非禮勿動，不要因為那個來動了心，我們只有這麼作。看報紙也是這樣，報紙上不像電視那樣強迫人家看，報紙上你看看大標題，是正當的事情可以看看，不正當的事情，那些非禮的，標題一看過之後，裏面詳細的內容不用看了，只好這麼作。

這是四個條目，顏回都聽完，「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顏淵說，

回是顏回他的名，雖然不敏，他說雖然不聰明，敏是什麼呢？其實顏回是最聰明的，這是他謙虛的話，不聰明。「請事斯語矣」，那就一定按照夫子所講的這個道理，事斯語矣，斯語就是指的前面克己復禮為仁，一直到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，後面這四個勿，勿視、勿聽、勿言、勿動，就照著這樣學。事就是奉行，照著夫子講的話去脩行。

這一篇的經文是看過了，看過的話要注意：克己復禮為仁，這一句話固然就是成語，古時候成語都是有道理的，既是有道理，孔子就拿這個來替顏淵講這個仁。克己復禮，什麼叫復禮呢？禮講的本義，比如說講恭敬、講禮讓，這都是本性裏面的事情，禮講的本義都是我們本性起的作用。我們一般人多生多劫以來染上不良的習氣，就違背了禮。違背了禮什麼呢？就是處處跟人家爭名奪利，就是違背了禮。違背了禮，等於這個禮失掉了，現在講克己，克是克服，把自己的惡習氣克服掉了，然後本有這個禮、這個本義回復了，克己復禮，回復了這個禮。為仁，這就是仁。怎麼是仁呢？仁是從德來的，德是從道來的，這是一個體系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

歸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別說每一天都是，那就更好了，天天都是克己復禮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每一天都是克己復禮，那是最好了。這裏是假使你只要有一天能夠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，天下人都來歸向於你這個仁者，天下歸仁焉，你是有仁的人了。再下面孔子就講了，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你要想成為一個仁者，由自己，看你自己肯不肯學，肯不肯把自己那些惡習氣破除掉，不是由人，不是從外面求來的，而是自己脩行的。自己怎麼脩行呢？脩，比如說我們在公園裏面看見那些樹，樹枝子亂長，把它旁邊那個枝子脩掉，那叫脩。我們人的惡習氣很多，影響到思想，這個念頭雜亂，雜念很多，脩，就把這雜念脩掉，把不良的這種習氣脩掉，這是由己，由自己來脩行，與人沒有關係的。你是位仁者，而人家說你不是仁者，與你毫無影響，完全由自己。

為什麼一日克己復禮，就天下歸仁呢？別說有一天能夠克己復禮，就是我們學儒、學《論語》的人，自己可以這樣體驗，我們只要有一個時候，不管是在那一天，一日克己，實際上我們還辦不到，隨便在一個什麼短暫的時候，你能夠體驗，用實

際的行為來克服自己的惡習氣。普通的還不行呢，必得跟人家來往，現在凡夫眾生都是惡習氣滿滿的，他那個惡習氣說的言語，他辦的事情，對於跟你一接觸，你感覺受不了了，我沒有得罪他，他怎麼這樣對待我？就在這個時候，你想一想，先不要責備對方，先想到自己，對方這樣非禮的待我，想想我如果也用這種非禮的把他反應回去，那就跟他一樣的，他是非禮，我也非禮了。要想這個非禮，我們在這裏學，知道非禮的事情，都是多生多劫以來的一種惡習氣。因此，儘管對方很多非禮的事來加給我們，我們自己想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是我們克己復禮最好的一個時機。平常我們還不知道怎麼樣的克己復禮，就在遇到對方這樣非禮的，來對待我們的時候，我們自己一反省，把自己違背禮的這些習氣，把它壓伏下來。斷是斷不了的，沒有那個工夫，把它壓伏下來，這在佛家來講就是伏惑，迷惑顛倒的惑，把它伏住了。只要長時期這麼練習，遇見任何人，我們每天都要跟人家來往，除了家裏的人，你在公家作事情的時候，你的機關裏同事，或在社會上跟一般人來往，遇到對方他惡習氣那麼深，當下我們自己正好藉著這個境界，來脩我們自己心中惡習氣。肯這樣的用工夫，我們自己就是克己復禮，克服自己心中的惡習氣。了解這個道理了，

平常我們不知道自己怎麼克服，現在遇到外面的人了，正好，我們回過來一反省，我們自己要克己，克己當下就受用。當下就免得跟人家吵架、跟人家爭奪，這些事情通通沒有了，當下自己就有受用。久而久之，你能克己復禮的話，就能得到外面的感應，天下歸仁焉，天下人都承認你是一個仁者，承認你是一個非常好的脩行人。

所以講克己復禮，拿古人的成語，孔子跟顏回講，我們學就拿這個自己來學。自己學，知道這個原理、原則，就是藉著一切那些惡習氣的人，跟他們來往，我就藉著他，來克服自己的惡習氣。就從這裏面我們就復了禮，復禮一步一步的就是明心見性。克己復禮為仁，不但是為仁，再進一步就是見到自己的道德，道德就是自己的本性。所以而由人乎哉，這一切都是教我們，一切向自性中求，不是向外面求來的。外面的人說我們是仁，或者不是仁，都與我們沒有關係的。

○仲弓問仁。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仲弓曰：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

請翻到四百八十頁，仲弓也是孔門的大弟子，他也來問仁。孔子說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這兩句話是古時候的成語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這也是成語。可見得中國文化，所謂成語是古代那些有道德的人、有學問的人說的話，流傳下來。古來那些聖賢說的話多得很，你沒辦法考據這句話是誰說的，只能說是古時候留下來的成語，或者是古言語，這些古言語都有道理的。所以孔子就拿這個古代的言語，替仲弓來說，解答這個仁。孔夫子是聖人了，他替弟子來講這個學術，還要拿古人的成語來講，還要有根據，決不是像現代人，這是我的意思。而你的意思可靠不可靠呢？孔夫子聖人他還要引用古人的話。這就是說中國自古以來講學術，都要有所本，你的根據在那裏。沒有根本，就是一般講的話，有一句話你講得再好，人家說你無根之學，無根就是沒有根據的學問，人家不相信，所以古時候求學都知道這個道理。孔子教學生，講這個道、講這個德都不那麼容易讓學生聽明白，

所以講仁。仁也不大容易講，比較好講一點，這個仁字就是二人，二人就是彼此拿厚道、拿善意待對方，彼此都講厚道，這就是仁，這好懂。前面講道、講德，純粹就是發自本性上的真心起作用，那非常難懂，所以講仁比較好懂，雖然好懂也不那麼容易。所以跟孔子學的這些弟子們，都是經常的問孔夫子，這個仁怎麼學，怎麼樣才能成為一個仁者。

孔夫子對這些學生們，講的都不同，對顏回講，是那樣講法，現在仲弓問仁了，他同樣舉出古時候的言語。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這是對在位的人來講，大賓，比如說天子在朝廷裏面接見各國君主，來朝會天子的時候，天子對待各國來的君主，把他當賓客看待，這是這樣的。使民如承大祭，使民是要派那些天下的老百姓替國家辦事，這叫使民。你雖然叫民眾替國家辦事，要尊重那些老百姓。如承大祭，大祭是天子祭天、祭宗廟的大祭，天子這個大祭要恭敬。你要使民，雖是叫民眾來作事情，也都是要尊重那些人。就拿這個成語來作，仲弓、你要學仁的時候，由一般的講法，你出門的時候，一出門就跟社會人羣要接觸的，你作那一個行業，

你就遇到客人，如見大賓，要怎麼樣接待外面的人，你一出門，你待人接物的時候，你就要如同天子接見天下君主來朝見他，君臣都是要互相恭敬，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，你和人家接觸，跟人家共同辦事的時候，也要如承大祭這樣的恭敬謹慎。祭祀的時候，一切都要合禮，不能夠馬虎的，都要守規矩。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見大賓必得恭敬，既然天子接見各國諸侯，彼此都要恭敬，所以諸侯來朝見，天子就把他當作賓客，要恭敬。使民如承大祭，祭祀的時候，最重要的是誠心、恭敬。用在事情方面就要老老實實的、恭恭敬敬的來辦這樁事情，如承大祭。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這也是成語，孔夫子過去也講過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這是恕道，恕字作滿了就是仁。所以從這裏講「問仁」，你能夠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凡是自己不願意接受他人的事情，你也不能夠加給別人，這個施當加字講，加給人家。再好講一點的話，自己不願意作的事情推給人家作，叫人家來作，自己覺得事情很麻煩，很麻煩自己不作，你叫別人作，就推出去。在這裏孔子講「勿施於人」，你自己既然不願意作的事情，你要推給別人作，這就不好。勿施於人

這兩句，原則是講凡是自己所不欲的事情，它涵蓋的意思很廣。比如說，我們不願意人家毀謗我，我們就不能夠毀謗人家，這個都是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我們如果有隱私的話，不願意人家來揭發我的隱私，我們就不要揭發人家的隱私，這個含意多得很。因此我們要學這一條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有一個重要的原則，凡是自己受不了的事情，就不要叫人家來接受。這個推廣開來的時候，處處都是這麼作，恕道就很自然了，恕道是一切都是替人家想，處處不要讓人家受不了，不要讓人家受害。過去雪廬老人講的時候，他說：我們無論到那裏，無論見到任何人，都不要讓人家起煩惱，也就是不要惱害眾生。不要讓眾生起煩惱，就可以拿來解釋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

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」，在邦，邦是國家，比如說，在國君的朝廷裏面作事情。在家呢，家是指卿大夫之家，在卿大夫之家作事情、作家臣。這是在邦、在家。無怨，你在國君朝廷裏面作臣子，你在大夫之家裏作家臣，要作到無怨，無怨那要怎麼作法，這裏只講原則，不要招人家的怨恨。最重要的，你擔任什麼工作，你就

把那個工作作得很好，不要超過自己的工作範圍，不要多過問別人的事情。你管理財政的，你就管理財政；你要是管理財政以外，你要再去管一管教育這一方面的事情，那你就侵佔人家的職權了。你是辦內政的，你要問問外面外交的事情，你又侵佔人家了。不要招怨，就是你把你自己本分的工作，守住本分辦得很好，一侵佔別人的事情，那就是招人家怨。再呢，你作你本分的事情，就把本分的事情作得很徹底，對上對下，不要欺騙上面，也不要欺騙下面的人，誠誠實實的把事情辦好，那就沒有怨了。所以你在國君朝廷裏面這樣作，沒有怨，在大夫之家裏作家臣，也是這麼作，就是無怨。前面那兩段都是成語，這個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，是不是成語呢？不敢確定，沒有根據。

孔子說了以後，仲弓也跟顏淵一樣，他說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雍是他自己名字，雖然不聰敏，但是聽到夫子講上面這些話——斯語。請事，事就是按照夫子講的這幾句話來奉行，老老實實的照這樣去脩行。請事斯語，這個事字不是像後來的人，我學一學，聽到這個道理之後就完了，脩行的行與知是兩回事情。他聽

了講書裏的道理，他知道了，知道你不行的話，那所知的沒有作用；必須知道以後，就是按照所知道的道理去修行，這叫作事，事實上就要去行。不去奉行的話，只是普通的研究學問，那自己的境界一點都轉不過來，就跟前面講「克己復禮」，知道克己復禮這個道理了，偏偏遇到境界的時候，不能克服自己這些不好的習氣，那有什麼用處呢？這個禮就是回復不過來。禮回復不過來的話，你學問研究得再多，對於自己沒有好處，學問愈多，自己沒有用行為來脩的話，只有增加自己的傲慢，你講那個我都知道，你知道啊，知道作不到，這在世間人，人家都認為這個人非常驕傲，大家都不願意跟他來往。在世間跟人家來往都不受歡迎了，還能夠了生死嗎？還能解決生死問題嗎？要了生死，要解決生死問題，就是要把那些惡習氣去掉，那些惡習氣都是障礙自己的心性，否則學問再多，愈是增加自己的惡習氣，煩惱更多，了生死更談不到了。

所以請事斯語矣，前面顏淵是這麼講，現在仲弓也是這麼講，可見得孔門之中，這些大弟子都是一聽到這個道理，就照著這樣學，所以他們才有成就，成為大賢人。

○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訥。曰：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。子曰：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。

請看四百八十一頁，司馬牛也向孔子問仁。司馬牛也是孔子的弟子，但是他這個人遭遇不好，他是宋國人，他的家族也是貴族。什麼貴族呢，他的哥哥叫司馬桓魋，桓魋曾經想要殺害孔子，孔子曾經講「桓魋其如予何」，孔夫子以道自任，孔子說我有道在身上，我到人間來，就是把先王的道能夠來教化人間，既有這個任務，桓魋他傷害不了我。可見得桓魋這個人不好，他那個時候在宋國，是有地位的，他想謀殺宋景公，有這個意思要謀殺國君，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。司馬牛是桓魋的弟弟，除了桓魋要謀害宋景公以外，還有別的人。也就是說，司馬牛除了桓魋他這個哥哥以外，還有別的哥哥，不只一個，都跟司馬桓魋意思一樣的，都想謀害國君。只有司馬牛反對這樁事情，但是他很憂愁。這種事情他也不好講出來，雖然現在桓魋有這個意思，有這個陰謀他知道，他勸告他的哥哥也勸告不過來。一旦司馬桓魋正式來實行這謀殺的事情以後，若成功了，天下人都會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，

天下人都會來反對他。那個時候謀害國君，不但是自己的國家，其他的國家都可以來把他這個亂臣賊子消滅掉，所以一旦有這個事實的話，就有這些後患。成功人家也反對，不成功，不但司馬桓魋要受到國君懲罰，那懲罰不得了，這種懲罰就是死罪，沒有第二條減輕的，只有死罪，不但他本人死罪，連他的家族都要受連累的——受到懲罰。但是這種意思司馬牛沒辦法說出來，他就問孔子，問仁。

孔子就說了：「仁者，其言也訥。」你要問仁，要學仁，成為仁者，他的言語要訥，訥這個字是個形聲字，左邊是言語、言字邊，右邊是個刃字，言語是說話的，刃字就等於現在注音符號一樣，注音，這個字讀音就讀刃，所以這個字叫作形聲字，看見這個字知道怎麼讀音。然後再看左邊這個言語，這個刃字雖然是注音的，它本身也有一些意義的，大概這個刃字，多半有阻止的意思、有遏止的意思，把它阻止下來。因此用在這裏，這個訥字，是一個人說話說不出口，好像這個人言語很遲鈍，說話不是很爽快的一下就說出來，他說不出口來。

為什麼說不出口呢？司馬牛就問了，「曰：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。」一個

言語說不出口，很遲鈍，這就是仁嗎？他不了解。下面孔子怎麼答復。「子曰：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。」為之，就是遇到這樁事情，你要把這個事情辦好了，辦事情叫為之，之就是指那樁事情。辦那樁事情很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，你說的時候，事情這麼難辦的話，言語就很難說了，得無訥乎。你言語能夠不遲鈍嗎？如果說事情既是為難了，不論是叫人家為難，或是自己為難，不管這個難不難，自己很快就說出來，想想這是什麼人？這就是言語說得很快，事情不管作得成作不成，是難是易，他不管它，只是到處用言語來發表，這就跟仁相背的。所謂行仁的時候，辦這件事情難，自己很難，你要想請別人幫助你辦事，你要想別人能夠辦不能夠辦，人家辦也難。就拿司馬牛家裏的事情，他的哥哥司馬桓魋要想謀殺國君這樁事情，你自己也勸告不了。你要說出來給孔子聽，孔子他能夠替你解決這個問題嗎？你要是不告訴孔子，你告訴任何人的話，別人也沒有辦法來替你解決這個問題。自己也難，你說出來請求別人來替你解決，人家也難，因此，你說不出口就是訥字，話就沒有辦法跟任何人說。這樣一想，這個仁，其言也訥。一個仁者，作一樁事情感覺這麼難，替自己想想，替人家想想，你也不願意隨便說出來，這就是仁。

這是孔子對於司馬牛家裏麻煩的問題，根據司馬牛這樣不敢明說，也不敢請別人替他解決這個問題，孔子認為這就是仁的一種表現，所以其言也訥。司馬牛遇到這個問題，這樣問孔子，孔子說其言也訥，這就是仁。

○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憂不懼。曰：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。子曰：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。

《論語講要》四八三頁，司馬牛對於這個君子，還不能夠體會，又再問了，問君子，君子比仁次一等，要學成一個仁者不容易的，君子呢，比仁者稍微好明白一點。雖然好明白，但是也不大容易了解。所以在這裏，很多古人的注解，雪公都說，那些注解只可以作個參考，這章經古人的見解不同的，各有各的講法，雪公採取一種講法。司馬牛問君子的時候，孔子說：「君子不憂不懼」。學個君子，真正是個君子，他心裏沒有憂愁的地方，也沒有畏懼的事情，對人對事沒有憂也沒有懼，他不憂不懼。這沒有指的那一樁事情，也就是說，一個君子對於任何事情，任何困難的問題，他都不憂不懼。

司馬牛還是不明白，他就再問孔子，「曰：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。」能夠作到不憂不懼，斯當此字講，這樣就是成為一個君子了嗎？孔子怎麼講，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。」內省不疚，疚這個字，認為自己作錯了事情，心裏感覺很苦

惱，這就是疚。內省不疚，內省就是反省自己作的事情，沒有對不起人的地方，對待任何人，沒有傷害人家，沒有叫人家起煩惱，作的事情也沒有損害人家，心裏一反省，無疚，沒有愧疚。沒有作錯事情而感覺苦惱，沒有這種心理。實際上，長期沒有作出這些錯誤的事情，那麼何憂何懼？自己是內省無疚了，那就沒有任何憂也沒有任何懼的事情。

就拿前面司馬牛問仁的那一章，對於他哥哥司馬桓魋那種事情，他自己怎麼解決呢？自己不能解決，勸告他哥哥也勸告不過來，這是沒辦法的事情。自己無力，沒有這個力量能夠把他哥哥勸過來，這是無可如何的。但是，既然是自己的哥哥，是兄弟之間的事情，前面講「其言也訥」，你只要不向國君那裏檢舉，不要向人家檢舉，也不要幫助他哥哥來謀殺國君，既不幫助，也不來檢舉他，這就是自己內省無疚了，兩者都不幫助。假如要檢舉他哥哥，就等於幫助宋國的國君了，那就是普通人所講的大義滅親，大義滅親就儒家的學術來講，也不主張的。一般講我是大義滅親，我自己哥哥作大逆不道的時候，我就趕快到國君那裏檢舉他、告發他，這叫

大義滅親，這是因為後代的人，他不了解儒家講的倫理之道，講這學術思想。

儒家講這個道都是根據倫理，倫理這個天倫——天然的倫理，倫常都是從本性裏面發出來的，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，這是倫常。所以孔夫子，人家問他，「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」，孔子說這個不算是正直的人。他說正直的人怎麼呢？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」，這要顧全到父子天倫的這個關係，兄弟也是如此，我們研究儒家學術，這個要懂得。如果要是大義滅親，會傷害自己的本性。所以過去，我們國家制定法律的時候，就從禮上面來制定的，兒子犯罪，父母幫助兒子幫他潛逃，幫助兒子隱藏起來，那父母不犯罪的，法律都承認這天倫的關係。所以司馬牛一問，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。孔子解答他：內省不疚。內省不疚意思是說，你既不要幫助你哥哥桓魋去謀害國君，也不能夠到宋君、到國君那裏告發你哥哥，這樣兩面都顧全了，兩面都不幫助。你往內自己反省，沒有對不起國君，也沒有對不起自己哥哥，那你還憂什麼呢？還懼什麼呢？這是君子，你這就是可以成為君子。既作一個君子，普通人講的話，君子都是正正當當的作人作事，不作任何虧心

的事情，君子決不作虧心的事情。不作虧心的事情，就沒有任何憂懼。從這些方面來了解孔子所講的內省不疚，學君子就學著內省不疚，那你當下就不憂不懼，這就是個君子。

作個君子就有這樣好處，我們想想看，現在好多人，不管是那一界的人，工商界的、政治界的、教育界的，以至於民間各種行業，憂懼的事情多，為什麼憂懼？都是想損人利己，不足以成為君子。成為君子的話，最低限度，你不要損人利己，你自己不損人利己，你不會傷害人家，不叫別人起煩惱，這就是內省不疚。學孔子聖人所講的話，自己就要照這樣的來學，來實行，各位試試看。遇到那些麻煩問題來的時候，心裏一想，我對這樁事情，我不要幫助任何人，那當然這是就那些罪惡的事情；善的事情，當然我們要樂觀其成，當然要幫助人家作好事情。遇到自己天倫這些家裏的人、外面的親戚朋友，他要想準備造惡業的時候，你能勸勸他就勸，勸不過來，要兩全其美，就像孔子講內省不疚就好了，當下你在世間就沒有牽掛的事情。

平時這樣學，就是沒有任何障礙，我們學佛的人，到臨命終的時候念佛，念佛就要不起顛倒，沒有障礙。平時這樣作，到那個時候要想往生，這些障礙都沒有，那是決定能夠成就的。平時作不到，到那時候障礙就多了。所以我們學這一章，平時就要學孔子講的內省不疚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顏淵第十二】

○司馬牛憂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子夏曰：商聞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。

請各位看《論語講要》四百八十五頁。司馬牛這個人，他本身心地很善良，可是他的家庭裏面很不好，他的弟兄從他上一代在宋國就是作大夫，地位很高，宋國的君主也待他們很好，就是宋景公。可是他的哥哥司馬桓魋這個人很壞，宋景公雖然待他幾個兄弟好，這個司馬桓魋準備要造反，也就是要把宋景公推翻掉，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所以司馬牛為這事情很憂心。前面司馬牛直接就問孔夫子，問仁，孔夫子就答復他「仁者，其言也訥。」雖然孔夫子這樣答復他，後來他又問君子，現在他再問子夏。因為問孔夫子，自己還有不了解的地方，也沒辦法再詳細的問。子夏都是同門的師兄弟，可以再問他，所以再問子夏。

司馬牛憂的事情，因為司馬桓魋準備著要叛亂的話，這是大罪所以他憂，他說：

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」這個亡讀無，和有無的無是一個意思。他說人家都有兄弟，唯獨我沒有。這個亡不是說他沒有兄弟，他的哥哥還有其他的兄弟，司馬桓魋準備造反，其他幾個兄弟也是贊成司馬桓魋，只有司馬牛不贊成。雖然不贊成，他的兄弟、他哥哥作的事情怎麼辦？勸也勸不過來，也不能夠到國君那裏檢舉，這是兩難的事情。所以他說獨亡，獨亡就是幾個哥哥都不好，等於是沒有兄弟一樣。

子夏怎麼告訴他呢？「商聞之矣」，商，這是子夏自己名字。聞之矣，我們學經應該知道，你看孔子在講話的時候，也是詩云、於傳有之，這個怎麼呢？都是有根據，這個話不是自己說出來的。孔夫子都是這麼說，所以子夏他說：商聞之矣。聞之矣就是從別處學來的，當然這是從孔夫子那裏學來的，聽孔夫子說過。什麼呢，下面兩句話，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

一個人到世間來，在世間能夠活多久，壽命是長是短，都有命，這個自己作不得主。我們學佛的人當然知道，自己學普通法門的人，對於生死問題，自己要用工夫可以解決；念佛法門呢，那就是好好用工夫，平常就用工夫，自己將來壽命終了

的時候，能不能夠作主，能不能夠順利的往生，平時很重要。平時一切都要放得下，都要捨，到臨命終的時候也是捨，捨這報身。要臨命終能捨報身，就看在平常對於一般的事情能不能夠捨，平常的一般事情都不能捨，到臨命終連這個身體要捨，那談何容易。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學念佛法門的人，要想到將來臨命終的時候能夠沒有障礙，清清楚楚能夠捨棄，平常要用工夫。平常跟人家來往，有什麼利害關係，要是自己捨不得，那這個工夫到後來就很難了。這就是說，任何人都有死的時候，看看學道的人，他死的時候，他自己到那裏去，他很清楚，平時用功自己知道。普通人那就很難說了，這在儒家來講，儒家的學問就跟佛家的普通法門一樣，死生有命，一個人在到世間來的時候，他就註定了壽命有多長，這是有命的，命是天命，聽天由命。有命的時候，他這裏講跟一般人還不相同，一般不學道的人，自己糊裏糊塗的，只知道死的時候感覺很痛苦。學道的人他知道死生有命，心裏沒有什麼痛苦，他知道任何人，不管是財富多麼雄厚、政治地位多麼高，都有死的時候。最重重要的要明瞭生死這是人人都免不了，但是學道、學儒，把這個生死問題，自己在脩行的時候，早就在心理上，就在轉變了，死時沒有痛苦，他知道到那裏去。儒學跟

佛法普通法門一樣，就是說，他在人世間守住五倫的道統，他一定知道死後還是到人間來。佛家的普通法門也是這樣，他在人間脩行證果，他只要守住五戒，下一輩子一定是再到人間來。如果這戒守不住，那就很難說了。儒家真正的老儒，他守住仁義禮智信這五常，他一定是下一輩子還到人間來。了解死生有命這個命，普通人是由不得自己，學儒的人自己立命，自己創立這個命。雖然這個身體活到什麼時候，都是有死的時候，可是他知道照儒家學五倫、脩行的話，這個身體在人間死了，再下一輩又到人間來，講這個道理，命可以自己作主，普通人不能作主。

富貴在天，一個人是富是貴，也是在天，雖然是在天，學道的人不要講富貴，學道的人只得一個基本的維持生活，這就滿足了，其餘的就是用心的在學道。就司馬牛來講，雖然你的兄弟不好，你既是勸不過來，也不能向國家檢舉，你只有離開家到外面來。宋國那時候在河南這個地方，你到山東來，到魯國來，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。你無論到那裏，既是富貴在天的話，你到那裏生活還有什麼問題嗎？維持個人很基本的生活，那個應該沒問題。這是勸告他，只要心在道上面，好好的學，

將來就是他的兄弟們，在宋國作的那些罪惡的事情，他出來之後就與他沒有關係，他不在宋國，那就沒關係。死生有命的話，你不要為這個事情來憂心，到外面來就沒有問題，不要顧慮到離開宋國以後，恐怕將來還有那些大事情一暴發出來了，那怎麼辦。子夏的意思，你不要想那個，一個人的死生各有其命，富貴，學道的人不要講求，心不要在富貴上面，你只要求其一個基本的生活就可以了。這兩句話，商聞之矣，就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他聽人家講過的，從老師那裏學來的，就拿這兩句話來安慰他。

他開始問的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子夏接著又講了，「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」，學一個君子，孔夫子教學生，當然是講要學仁，學仁開始學的時候，就要學作一個君子。君子怎麼學呢？就是要從禮上面來學，禮包含的意思很多，這裏講敬很重要，你對待一切人恭敬，自己不要傲慢，對一切人都要恭敬，不管人家是富貴也好，是貧窮也好，你對一切人都要恭敬。無失，不要失了禮就沒有過失。學禮，待人接物失了禮，那就是過失，處處注意到對人要恭敬。與人恭而有禮，恭

跟敬這兩個字如果分開來講，恭也是恭敬，敬也包含恭。現在在這裏分開來講，那個敬是外表，怎麼外表呢，遇到人行什麼樣的禮，鞠躬或者是握手，或是用其他的，都是表現出來這是敬，言語各種行動，都要尊敬人家。遇到任何事情，處處來讓人家，這都是敬。恭呢，存在心裏，在心裏對人、對一切的事情都要恭。分開來講，一個是表現在外面的禮儀，那個儀表不要有任何缺點，不要有任何過失，禮貌要周到，這是敬字。恭，那就在本質上、在心理，對人家要恭，一點虛假都沒有，以真誠心來待人，真誠心來尊敬人。而有禮，有禮這個禮，雖然我們現在講這個禮，跟過去講這個禮，表現在形式上面有些不同，但在心裏面來恭敬人家、來尊敬人家，無論古時候、現在都是一樣的，沒有什麼不同，恭而有禮。

這樣看起來，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」無論到那裏，四海之內是包含整個的中國，皆兄弟也。這個兄弟，怎麼皆兄弟？就是說雖然你在家裏那些兄弟，你不能跟他一起相處了，你到外面來，只要你待一切人「敬而無失，恭而有禮」，走到那裏去，所遇到的人，就如同你自己的兄弟一樣。禮，有禮跑遍天下，那是沒有任何

障礙，到處受人歡迎。古人講「有禮走遍天下，無禮寸步難行」，沒有禮的話寸步難行，你就是在家裏，或者是在家鄉附近，沒有禮，你在本土、在家鄉也不受歡迎。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講，你對待人一切是恭敬的話，你走到那裏，所遇到的人就跟自己兄弟一樣。所以最後一句，「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」，你只要這樣學，你是個君子，何患乎沒有兄弟呢？這是子夏這樣的安慰他。

這裏注意的，就跟前面司馬牛問孔子也都沒有明白說一樣，他家裏那些哥哥們的這些事情，雖然沒有跟孔夫子講，孔夫子聖人他當然知道了解，所以他怎麼問，孔夫子也是那麼答。現在問子夏也是沒有明說，他家庭那些狀況沒有說出來，只是講沒有兄弟，子夏也明白，雙方面都是心照不宣，說的這個話實際上就是安慰他的話。前面講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」，那就是不要憂慮生死問題，你只要不在宋國，你跑到外面來，將來他的哥哥司馬桓魋事情，不管到了什麼程度，與他都沒有關係。你到外面來生活，你只要求其一個簡單生活，維持也沒有問題。為什麼呢？只要學個君子，包括無兄弟、有沒有兄弟，這個都是有轉變的。我們看看在世間上這些人，

懂得道理，他可以一步一步的，來把他不好的環境，包括自己的命運都可以轉好。不懂道理的人，他雖然生在富貴之家，或者開始自己創造事業，一開始就很好，然後又變壞了，這不懂道理的人，他不能轉變。懂得道理的人，就像子夏對司馬牛所講的，就是教司馬牛怎麼樣來處理家庭問題，前面都講過，對於你的哥哥這樣謀反、要造反的時候，你趕快脫離這個家庭就好，你到國外去生活，你只要學個君子，對待一切人都要恭敬，你就能轉變的，就能把不好的境遇轉好。要是不能轉變的話，我們學道幹什麼？學道連生死問題都能解決，何況普通日常的這些小的環境問題，所以後面講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。何患乎無兄弟這句話要緊，只要你是那樣恭敬待人，到處都是兄弟，這就是轉變。

我們學了這一章書，我們一般人所處的環境，還不至於像司馬牛那樣惡劣，但是我們要根据子夏所講的，我們自己用工夫來學的話，雖然我們生在這個時代，環境比過去惡劣得很多，但是我們可以轉變。現在看世間那是共業，共業造成的天災人禍很多，但是我們開始學的時候，個別的別業就轉了。你下定決心一開始學的時

候，那個境界就在轉了，不過一般人不大了解，實際上就在轉變了。自己轉變的工夫好，不但自己轉，也把你周圍的人、你家裏的人、跟你往來的親戚朋友、同行的人，都能轉變。為什麼能轉變呢？一個重要的原理，世間一切的人、凡夫眾生，他的心理念念在那轉變、無常的，一切凡夫處的世間，和在世間那些事情也是隨時在轉變。既然人跟事情，都是隨時在那裏轉變，你是一個學道的人，你時時刻刻在道上面來脩持，學道的工夫好，它這個力量是無窮盡的，你這個道力足可以轉變世間，一切生生滅滅的假法，可以轉。所以一個學道的人，在這一方面，他有那個信心，實實在在這樣脩的話，可以轉變自己的別業，也可以連帶的轉變與他有關係的、這些周圍的人物也一起帶著轉。

這章書是子夏來勉勵司馬牛的，我們從這裏學，我們在今日之下，我們可以轉變環境。處在家庭裏面，家庭的人有時候會起了不大和諧的時候，自己只要在上道來脩持的話，一定能夠轉變過來，維持家庭裏一個和諧的氣氛，到社會上也是如此。這章書我們學了之後，當下就有受用，這還是眼前的。照這樣學君子的時候，

就在禮上面學，學道更進一步就是出世法，前面講死生有命，生死問題就可以解決了。所以儒家的學問，它是一貫的。

○子張問明。子曰：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

請看四百八十七頁。子張在這裏問孔子，問這個明。明是什麼呢？我們人到世間來，我們糊裏糊塗的、迷惑顛倒。在六道裏面的眾生，都是迷惑顛倒。問這個明，就是一個人明明白白，過去讀書人都是講，你是個讀書人、是個明白人。作一個明白人的話，那就是很好了，所以子張在這裏問明，問明就是一個人不要糊裏糊塗的，作任何事情都是很明白。

孔夫子告訴他，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」，浸潤，就像那個水灑在地上，讓這個水在地面上，慢慢的滋潤下去，由這個地來吸收。浸潤之譖，浸潤這是個比喻的話，拿水澆在地上作個比喻，譖這才是它的意思，譖就是說人家的壞話。某人到你面前來說某個人不好，你也許不接受他的話，你知道它是個譖——背後說某人的不好，你不接受他的譖。但是他的言語就像那個浸潤一樣的，慢慢的那個水灑在地上，它就讓這個地能夠吸收，這種浸潤的言語說出來的時候，讓你不知不覺的能夠接受他的

言語，這叫浸潤之譖。膚受之愬，愬是告訴，跟言字邊一個斥字一樣的，是一個字。膚受是什麼呢？膚是皮膚，我們身體跟外面接觸就是皮膚，皮膚裏面才有肌肉、才有骨頭，外面是皮膚。膚受之愬，皮膚也是比喻的話，愬才是要表達的意思。膚受之愬，按照馬融注解的「皮膚外語」，在皮膚以外的這個言語，不是內在、實實在在的那個言語，叫膚受，愬是那樣告訴你。根據馬融的注解，這個膚受之愬講一些外表上一種虛假的話，沒有把他內心實在的話說出來，叫膚受之愬，膚是表面的話。雖是表面的話，但是要看你了解不了解，了解他這個話不是出自內心，是一種口是心非的話。膚受之愬，按照馬融注解，這是口是而心非的話，口是心非的話也要有學問的人才能看得出來。沒有學問的話，聽他口裏說得很好聽，他內心的意思卻聽不出來，你就接受了。接受那個膚受之愬的話，你就受他欺騙了。這兩句話，第一句是慢慢的讓你接受，下面的話是表面的話，這個都不容易看出來的。如果對這兩種言語，「不行焉」，不行焉那就不會被欺騙，你也不會接受那個浸潤之譖，你也看破了那個膚受之愬，他到你面前來就行不通，這兩句話在你面前是行不通，那你可以謂明也已矣，你是個明白人了。

前面講這兩句話，不行焉，就是不會被那兩句話欺騙了，那叫作明。後面還是同樣這兩句話，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」，也不接受，「可謂遠也已矣」。一個是明，一個是遠，這兩個把它合起來講，明是眼前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不會被那個浸潤之譖、那個譖言，被它蒙蔽了；膚受之愬，也不會受它蒙蔽，眼前看明白了。後面呢，還是這兩句話，也不行，不行就是不會接受這兩句話，就是說不會接受這個譖言，也不會接受這個愬，愬是別人向你來訴說某種事情。膚受，馬融的解釋，不是代表內心的話，是表面的話。另一個講法，這種言語到你本身來了，接近你的皮膚了，接近皮膚就是很近了。那意思是說，跟你很有關係、很密切，像這樣的言語，一般人很容易就因這個很有關係的話，就接受。你看現在社會上那些詐騙的人，話一講出來，你馬上就會相信他的話，這種話就是膚受，與你有切身關係的，接近你的皮膚了，可見得很近了。所以膚受有兩種解釋，都可以。像這樣的言語，你就把它看穿了，不會受它的蒙蔽了，這不但是明而且是遠，遠就是看得很長遠的。

這一個人，他的眼光很遠的話，辦任何事情，不辦則已，一辦就曉得很久遠的

事情。也就是說用這兩句話，你的著眼點就是很深遠的，我們現代人缺少的。現在不說普通人，就是從事政治的人，從事其他事業很大的那些人，如果他的眼光不遠的話，作的事情都是眼前的事情，沒有考慮到很長遠。你比如說，一般人生活很苦，失業的失業，做生意的話也很難作的，這些情形怎麼來的呢？社會上犯罪的那些事情很多，這怎麼來的？你要找出它的因來，你要解決眼前的問題，得從長遠的辦法來著手。並不是說你現在沒有工作作了，我發一些救濟金給你，那不是根本辦法，雖然也需要，但是應該標本兼治。所以真正眼光深遠的話，講一個原則，現在全世界那一個國家，重大的那些事情都是相同的，殺盜淫妄的那些事情，全世界都有，愈來愈嚴重。世界性金融的風暴，還不是少數的那些人，用詐欺的辦法把它造成的嗎？所以眼看目前各國這些犯罪的、欺騙的、殺人放火的這些事情，多得不得了，那天都有。由人事上再影響到環境，有各種天災，你是真正有學問的人，有眼光的人，你要深入的研究，人心壞了，然後才有這些現象出來。文化上面它沒有走上正路，一切都講功利，功利就是眼前的利害。跟功利相對的就是仁義道德，你看見目前世界性的這些災難，你找出它來，害就害在功利這上面，功利就是要滿足自私心。

你講文化，這個就是要不得的，那就要從根本上來講，要改變人心了。改變人心，怎麼改變法？《論語》裏面每一章講的，都是要改變人心，它這裏講的，都是教我們認識那些是虛假的東西，那些才是真正我們要學的學問，在這方面講求，這才是遠，看得很深入、很遠。就拿政治來講，政治要建設一個真正為全國人利益的國家，你就要從一切邪知邪見就要讓他放棄，以正知正見的學術來導正人心，就要好好的發揚出來，必得從這上面著手。你沒有這個深遠眼光，不從這地方著手，再有本領的人，你也沒辦法改變，現在眼前充滿罪惡的這些環境。所以前面講明，後面講遠，這兩個合起來講。

你要想到這個又是明又是遠，那就是在「浸潤之譖、膚受之愬」這兩句話好好的用工夫。能夠使得浸潤之譖、膚受之愬不行，就要不聽那些言語，那要靠自己真實的學問。這個學問沒有別的方法，好好的讀古聖先王聖賢的書，儒家的四書五經多讀。多讀還不算，還要拿聖賢講的這個話，來現在這個時代，和一切國內國外的這些狀況，比照的來觀察、來研究。看看目前國內外這些狀況，再拿聖人的言語對

照著研究，你這個真學問就出來了。還要靠自己，既是了解聖人的言語了，我們就要照這樣學，就要配合行動，真正的腳踏實地來學，你真學問就出現了。真學問出現，你就是這兩句話浸潤之譖、膚受之愬，一切這些言語，你都不會接受他的欺騙，你看現在那裏不是這樣欺騙人？所以這章書，你學了之後，好好研究研究，明就是當下明白，遇到這兩句話的時候，當下就看清楚了。後面講遠的時候，你自己在作事情的時候，自己看外面這些環境的時候，看得很深入。別人看這個世間的事情，人事、各種狀況，看的是眼前的不遠，你要能夠看得很深遠，那就是得把四書五經好好研讀。

○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。曰：去兵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。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

現在請看四百八十八頁，子貢向孔子請問，「問政」，就是怎麼樣辦理政治，把政治辦好。孔子答復他「足食，足兵」，你看這個造句法，同樣這四個字，足食在前頭，足兵在足食之後。你能夠使得老百姓足食了，不會飢餓了，然後兵。兵是那一個國家都要有國防，沒有國防，在軍事上面沒有預備的話，你的國家不能自保，遇到人家來侵犯，一攻擊的話，你拿什麼對抗人家？這靠兵。就是說先要照顧老百姓民生問題、生活足食；再呢，講究軍事上面要有預備的，要足兵，這樣「民信之矣」，一般民眾對你這個政權有信心。信心從那來？信心就是從足食、足兵來，又足食又足兵又得到民眾的信心，合起來這章有這三樁事情。這三件事情，一是足食，一是足兵，一是民信——得到民眾的信心，說得很明白了。

子貢在言語上，那是最善於言語的，「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。」他又問，遇到不得已的那個時候，怎麼不得已呢？就是說你這三樁事情不能完全都具備了，你完全要作到足食、足兵、民信，假如這三者不能完全具備的話，要去一條，於斯三者，斯當這字講，對於這三者、指的就是足食、足兵、民信，何先，何先去，去掉就是不要，這三者那一個先去，孔子就告訴他了，但是你要看，孔子答復出來很容易的。如果子貢今天跑來問我們，這三者你看看都重要，足食，民以食為天，老百姓吃都沒得吃了，你辦什麼政治？那當然重要；足兵，你國家沒有國防的話，沒有武器在那儲備的話，你隨時都會有亡國的患難來；民信，老百姓那個信心沒有了，你政治還搞什麼東西？這三者都重要。都重要，讓你選擇，你看那一個先不要、先去掉，三者必得要丟去其中之一，你那個先去？讀書就是這個讀法子，過去雪公教大家、教我們講究詩、學詩，就說你把古人的詩念幾遍，然後你還沒有念得熟，有時會忘記，你把古人的詩，上一句念了，下一句、或者第三句，你把它蓋起來，你想一想，下一句什麼意思？想不出來，想不出來你自己填一填，你用你自己意思把它補充起來，你用這個辦法，他老人家過去學，就是這個辦法，進步很快。

這個也是這樣，假設有人家問你，你對於這個問題，你怎麼答復人家？現在我們就看孔夫子，我們要相信自己實在是答復不出來的。孔子說了：「去兵」。三者必須去其一，先去那個？先去兵。去兵，國家沒有國防，雖然是沒有國防，有亡國的這個危險，但是不會馬上就亡國。沒有國防、沒有兵力的時候，不見得馬上外國人就把你這國家滅掉了，在這個考慮之下，先去兵。去兵剩下來有什麼呢？足食、民信，這先答復了。

孔子答復之後，子貢又問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。」再講到不得已的時候，去了兵剩下就是足食、民信，這兩條又不允許具備的，必須要再去掉一條，應該先去那一條呢？這個問題更難了，前面講要看明白，再要看得很遠，這個就是講到遠了。所以子貢問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。你看孔夫子怎麼答復？「去食」。去食，糧食沒有，你的國家的糧食，別說是完全沒有了，就算糧食缺乏了，大家都鬧饑荒了。一鬧饑荒，國內這些民眾活都活不了，就會餓死了，你這個政治怎麼辦？

辦政治第一個條件，就是要使民眾能夠吃得飽，假如去掉這個糧食，民眾飯都沒得吃了，他會餓死的，你政治怎麼辦？這個就不要待子貢來問了，孔子自己就解釋了，先說去食，老百姓會餓死的，下面說：「自古皆有死」，自古以來，那個沒有死？那個人不死？三皇五帝一直到孔子這個時候，那個時代在位的都是聖人，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到三代這些開國的君主，都是聖人，這些聖人都有死的時候。但是要了解死，他們死是不作死解的，死的是什麼？死這個肉體，這個肉體那個聖人沒有死？有不死的，不死是什麼呢？不死是靈魂。一般人是靈魂，聖人不是靈魂，聖人是他的慧命、他的心靈，他真心在那裏。真心那個心靈在那裏，心靈是沒有死的，不會死的。所以一般人當然是自古皆有死，人人活上一百歲、兩百歲都有死的時候，就是聖人肉體也有死的時候，這是自古皆有死。既是自古任何人都有的時候，那死有什麼可怕的？餓死就餓死，但信是最重要的。「民無信不立」，老百姓對於你這個政權沒有信心了，你這個政權就不能存在了。就說，每個老百姓，自己個人吃飯重要還是信心重要？我們研究，信心重要。如果不是信心重要，那些歷史上捨身取義的人，他為什麼捨身取義？這個生命、這個身體不要了，他取的什

麼？取得這個信心，信為道源功德母，佛家馬鳴菩薩寫的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信的什麼？信人人自己有真如本性，這個信重要。

你辦一個政治、一個政權，在古時候是要王道，王道政權就是要建立民眾的信心。民眾信心一方面對於你這個辦政治的人，信任你；再是民眾自己，他有自信，這個自信，認識自己除了有生有滅的生命——一般的這個生命，他有慧命，慧命是不死的，沒有生死的。這樣比較起來，信重要呢？還是吃飯重要？當然這兩者都能具備，不要去其中之一，那當然都是並存，都很重要。一旦到了這兩者不能並存的時候，要放棄其中一個，孔子告訴他：「去食」，預備子貢再問：去食不就死了嗎？聖人孔夫子馬上就自己解釋，自古皆有死，死不算什麼一個嚴重的事情，信才重要，有信才是自立而立人，有信才能夠立命、造命。沒有信的話，假的這種生命現象，隨時都有死的可能，所以這個信重要。這不是聖人答復不出來，不是聖人也不敢這樣答復，尤其是到了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」，一般人都是講吃飯重要，信管它，那是慢慢來，這就完了，你這樣一答復的話，這個信字就沒有了。信字沒

有，一個人在世間沒有這種信的話，就是活上一百歲、一千歲、一萬歲也沒有什麼意思，這一章書重點就在這一句話，民無信不立。

○棘子成曰：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為。子貢曰：惜乎，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，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。

現在請看四百九十頁，棘子成這一句「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為。」這個不但是問，而且他拿自己這種見解來問子貢，這不是簡單的問題。就是把自己的見解發表出來，來問子貢，是不是跟他的看法一樣。棘子成，這裏講是衛國的，衛靈公的那個國家，他在衛國作的官很高，是衛國的大夫。但是，他的學術思想跟儒家的、跟孔夫子的思想不同。怎麼樣不同呢？孔子講：「文質彬彬」，「吾從周」，在《論語》裏面，孔夫子的學術思想，講這個文化要講本質，也要講這個文。文，比如說這一樁藝術品，藝術品本身，或者它是玉石，或者是其他的一個鑽石等等的，他本質好了，外面再加上一些裝飾。或者把這一塊本質用人工把它雕琢，雕琢成為什麼樣的一個形狀，雕琢而成的那種形狀就是文。它的本質是玉石也好，是鑽石也好那是本質，只有本質的一塊璞玉，它沒有經過人工把它雕琢，或者這是一塊鑽石，沒有加以人工把它美化，那沒有什麼好欣賞的；如果說，不是玉石也不是一顆鑽石，拿一

塊泥土作成一個形狀，然後再加以很好的裝飾，雖有了裝飾，但這一個是泥土的東西本質不好，所以這兩者都不行。必須兩者，又有好的本質，又有好的雕琢裝飾，這叫文質彬彬。

就我們人來講，內在的，他待人接物誠懇懇，完全拿善意待人這是本質；但是要表達這個善意，用言語也好，用行動也好，都要合乎禮儀。禮儀的話，是說出口來不會叫人家受不了，行動、你作的事情不要讓人家起了誤會，這都是靠文、靠這個禮儀，這就是文質彬彬。本身、本人是很樸素的，待一切人都是拿真誠心待人，表達出來要有禮儀。但是棘子成不是這樣，棘子成他在這裏，你看他的兩句話，君子質而已矣，一個君子只要本質上好，樸素無華的，這就可以了，何以文為呢？文為這是倒裝句法，要文來作什麼？作什麼用處？文為就是為文，何必要講究文呢？為要作出那些文、合乎文的事情，何以文為，那就是何必要為文，何必要講究那些文呢？這是他顯然跟孔夫子、跟儒家講文與質兩者都不可以偏廢，他這跟儒家思想不同。

子貢一聽就知道了，「惜乎」，很可惜，子貢沒有馬上把他這句話，用否定的語法來否定他的話，他首先講：「很可惜啊。」「夫子之說君子也」，夫子，因為棘子成他是衛國的大夫，凡是作了大夫以上的，別人稱呼他，都要稱呼夫子。夫子之說，你夫子所說這個君子質而已矣，不要講究文，你這句話，他沒有說他不對，只是說很可惜。很可惜你這個話說出來，將來要發現不好，人家已受到你這話不好的影響，受了害了，你要收回來，難了，收不回來。他用比喻的話，「駟不及舌」，駟是什麼呢？古時候車輛，一輛車子要四匹馬來拉車，四匹馬的力量拉的車當然很快，你這話說出來，就用四匹馬拉的車子來追也追不回来了。

再說，「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」，你這話質而已矣，文猶質，質猶文，你把文質合在一起講，這個如同什麼呢？「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」，虎豹外面的皮與毛，外面的毛，老虎的毛它有它的紋路，豹子也是如此，和犬的毛、羊的毛不同，人家怎麼樣分別是犬羊、是虎豹？就從它身上的毛分出來。如果你說君子質而已矣，不要文的話，就等於把虎豹的毛去掉，犬羊的毛都去掉，然後叫你認，你認本質吧，

那是虎豹？那是犬羊？分辨不出來。所以拿這個比喻，比喻你棘子成要去文只取質，就發生這個問題，把虎豹當成犬羊，犬羊當成虎豹，分不清楚，一塌糊塗，叫人家迷惑顛倒。

○哀公問於有若曰：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。有若對曰：盍徹乎。曰：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。對曰：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。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。

請各位翻出《論語講要》四百九十二頁。這是魯哀公感覺他開支經費不夠，他問有若。有若是孔夫子的大弟子，他問：「年饑」，年饑農業的收成不好。收成不好，當然就是一般老百姓繳給國家的糧食、賦稅就少了，所以他就問，「用不足」，他所需開支的用途不夠，「如之何」，這應該怎麼辦？「有若對曰」，有若對魯哀公講：「盍徹乎」。「盍」這個字就是兩個字，用兩個字的音拼起來，古時候這個造字就是這樣，念得慢就是兩個字，念快了就變成一個字。雖然變成一個字，講起來還是兩個字，比如說盍，念慢的時候是何不，我們現在讀不，何不，古人說話的語音跟我們現在有一些變化，所以盍這個字就是何不的意思。徹是那時候周家向農民徵收田賦的一種辦法，他講：盍徹乎，你何不用徹法呢？哀公就說了：「二，吾猶不足」，徹比這個少，二比徹向農民徵稅收更多，他說，我現在二還不足呢，「如之何其徹也」，你

勸我再實行這個徹法。「對曰」，有若再說了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。」老百姓足了，國家向老百姓徵收的田賦徵收少，老百姓就覺得他們生活就比較充足了。百姓足了，你當國君的人怎麼會不足呢？一定會足了。「百姓不足」，反過來講，老百姓很貧窮，生活都不足，君主你能夠說，你一個人足，這也辦不到的事情，經文是這麼講的。

魯哀公為什麼有這一個感受，說他的費用不夠？這要講到魯國在這時，尤其是到魯哀公這時候，魯家三家卿大夫，孟孫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，孟叔季三家，這三家大夫分別把魯國的政權，掌握在他們三家手中。掌握了政權，同時國家向老百姓徵收的田賦，以及這個稅，當然也被這三家把它分別收下去了，到魯哀公這裏就少得又少，很少，這是當時的情況。魯哀公感覺到這怎麼辦？本來政權給三家卿大夫掌握了，自己雖然作國君，這個沒什麼意思，一個權力也沒有，那只好在生活上享受。享受，你看這稅收也被三家把它剝奪過去了，所以魯哀公問這個意思，他感覺到生活很困苦，這是當時問這話，它的背景是這樣。

現在要看當時候，徵收田賦的制度，古時候在歷史裏面記載的，各人所講的也不相同。比較距離那個時代近一點，那就是孟子。孔子這時候還是春秋時代，春秋到了戰國的時候，時間很接近。孟子講的三代——夏商周三代，國家徵收的田賦有不同的辦法。這個不同的辦法，根據孟子所講的，夏朝用貢法，夏朝之後到了商朝（商朝也就是殷朝），用的是助法，到了周朝用徹法，三種。貢法，根據孟子所講的，什麼貢呢？比如說，農民種了五十畝的田，收十分之一的田賦，夏朝向農民收十分之一。到了殷朝，比如說種七十畝的田，它這是用助法。耕七十畝田的農民，就幫助殷家天子，共同幫助他耕種七十畝田，七十畝之中提出七畝出來，大家共同合起來耕種，耕種這裏所收的全部繳給殷朝的天子，這有點不同。前面是貢法，貢法就是你五十畝，拿十分之一的田賦繳給天子；助法就是幫助耕種七十畝之中的七畝田，這個七畝田全部給天子。到了周家的時候，比如說農民耕種一百畝田，一百畝田以十畝的田賦繳給天子。所以孟子講的都是什一而賦，雖然制度不同，農民向國家繳納田賦都是十分之一，你不管是幫助天子種田也好，農民自己把這個收成，貢繳給天子也好。那個徹法有的是兩者並行的，一方面是貢法，一方面是助法，他按

照當時各地方田的狀況不同。所謂助法就是井田制，井田的話，四周是八分，中間一分合起來九分，四周八分由八家來耕作，中間一分由八家合起來，共同來作中間這一分，這一分所有的收成都歸天子，這叫作助法，用農民自己的力量共同幫助來種田，這是殷朝。貢法就是農民不適合井田制的，所謂適合井田制，就等於我們現在把適合農田畫成一整塊的，有的那些田地不適合畫分的，不適合共同耕田，那就是農民自己，一塊一塊的自己單獨種的，那就適合貢法，不是助法，所以到周家採取兩種，這叫徹法。無論是那一種，耕種田地的面積不同，計算起來都是十分之一，所以三代以來都是十分之一。

到了魯家的時候，到了魯宣公，隱、桓、莊、閔、僖、文、宣，文公後來就是宣公，宣公後面是成公、昭公、襄公，就是在魯哀公之前的好幾代，在魯宣公的時候開始增加了，這是魯國的。他除了向農民徵收田賦以外，他還另外想出一個制度出來，向農民徵收稅，叫稅收，那就是說田賦以外又增加稅收。他這個稅收一增加，換句說，原來十分之一，到了魯宣公開始，又增加了十分之一的稅收。原來十分之

一的田賦，再加上十分之一的稅收，這就是哀公所講的二，「二，吾猶不足。」二，吾猶不足，你現在教我再實行徹。徹，就是說把從魯宣公開始增加十分之一的稅，把它免除掉，還是回復原來十分之一的田賦，那就更少了，少了一倍。所以魯哀公說，你叫我實行徹，我現在二，徹，田賦的十分之一，再加上稅收的十分之一，這兩種我感覺得用途都不夠了，你現在教我再回過頭來用徹法，如之何，這怎麼辦得到？我現在已經感覺用不足了，那又更不足了。對曰，下面就是有若的話。他說，國君固然是在實行徹法之後，感覺不足。你這個感覺不足，老百姓足了，老百姓他向國家繳納稅收，繳納得少，他就足了，老百姓足了。國君，「孰與不足」，「孰」是當誰字講，「與」這個字古人把它解釋當謂字講，謂就是敘說的意思。老百姓足了，君孰與不足是個倒裝句法，誰說君主會不足呢？反過來講，老百姓如果不足，誰說君主會足了？意思就是說只要老百姓生活富裕，不貧窮的話，君主是全國的一個君主，那麼多的老百姓都好，他讓你君主饑餓嗎？讓你這君主活不下去嗎？你一定也足。反過來講，老百姓都不足，大家生活都過不去，君主你一個人享受，老百姓讓你一個人享受嗎？這個道理在此，從經文上講是如此。

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研究，魯哀公這個時候，政權、軍權，政治、軍事這一切都是掌握在三家手裏面，這個經濟財源當然也被三家所掌握。根據有若的意思，既然你這個田賦連同稅收都被三家掌握了，你名義上實行這賦與稅這兩種制度，你實際上收到的非常少，不如你就下定決心，把這制度一改變，我現在不用這兩方面，我恢復用徹法，用徹法，現在雖然你這個政權掌握在三家，你還是國君，你國君下令在國家的制度上作一個改變。一個命令下去的話，三家也不能明顯的反抗，你這個命令下去，實行徹法，那三家就不能夠再向老百姓收——一方面又是田賦、一方面是稅收。他就必得遵照你這個命令，只能收十分之一的田賦。這樣老百姓減少這麼多稅收，他當然就富足起來了。他富足起來，你作國君的人，等於把你國庫裏面這些財富，儲存在老百姓那裏。你國庫所有的財富，都儲存在老百姓那裏的話，你要用什麼，老百姓自動的就送給你，還讓你貧窮下去嗎？不如此的話，你雖然是收了二，有了二在這裏，那個財富都是分別被入了三家的，不是入國庫而是到他們家庫裏面去了，這樣算起來，有若這個辦法好。辦政治的話，老百姓為主，民生問題從過去一直到現在，要致力辦政治的政治家，民生問題你要特別注意。所以這樣一作的話，

民生問題真正可以解決，免得三家把老百姓的錢財，收割到他們自己家裏去，國君也享受不到。國君這裏又貧窮，老百姓也貧窮，那你政權還能維持好久？這章書在稅制上是一個重要的意義，從春秋時代，一直到了戰國時代，所以孟子那個時候看到這些，不僅看到魯國，當時其他的國家，到了戰國的時候，這個國家跟那個國家一發生作戰，一有戰爭，倒楣的就是老百姓，老百姓又要出田賦，又要出人去作戰，那民不聊生。所以孟子在那個時候，無論到那一個國家，他都主張要減少田賦，減少田賦在孟子看起來是一個德政。

這章書哀公雖然問有若，有若貢獻這個辦法雖好，但是在那個時候，哀公已經是感覺得積重難返了，沒辦法採納，魯家就是這樣一直困窮下去。由這裏我們想到，無論古時候君主時代，或現在民主時代，這個問題還是很重要。現在是工商業時代了，不僅是種田的，工商業的稅也是國家重要的財源。現在這個稅制，沒有好辦法的話，工商界守法的有，不守法的，尤其那些財力很豐厚的，他想辦法怎麼樣逃稅，除了工商業以外，還有那些有名的表演的人，他這年收入太多了，繳多少稅？你在

稅收上要有一個良好的辦法，讓他按照法令該繳納多少就繳納多少，不讓他逃稅，這是國家重要的稅收該注意的事情。如果一旦讓這些大財富之人，他有那麼多財富，他要鑽法律的漏洞，一年收入好幾億，他繳納稅收只繳個幾百萬、幾十萬，你看不成比例，那你國家的國庫損失多少？反過來講，那公務員以及一般在工商業團體裏面，一般的工作人員，他們收入是固定的，瞞不了，都是應該繳多少就繳多少，這是很不合理的事情，一直到現在，政府要正視這個問題。理論就是說你稅收一定要到國庫裏面去，不能被中間經手的，入了私人的私囊裏去。

○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「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」。

翻到四百九十四頁。崇德辨惑，古人注解，他說這是一個成語，古時候流傳下來古老的言語，叫作成語。「子張」就向孔子問「崇德辨惑」，這一句成語是兩個意思，孔子就告訴他，先替他講崇德。「主忠信，徙義」，這是「崇德」。再解釋辨惑，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」，這「是惑」。後面這兩句勉強講，有一點勉強，古人認為這與前面不能合為一章，是另外的一章。

我們現在就來研究，先看崇德，孔子答復他，主忠信，徙義，這兩個意思。主忠信，主是主體，你講崇德，崇德是什麼呢？崇德就是以道德為崇高，尊崇這個德，你怎麼樣崇高自己的道德呢？崇德，拿我們後代人講，這個很重要，後代不注重道德教育，大家也不知道道德是什麼。社會上一般人，殺盜淫妄什麼事都可以作，他沒有道德在那裏來約束，他也不知道道德是怎麼可貴，所以造成那些罪惡的人無所不作。所以崇德這一條，孔夫子認為崇德必須講忠信，主忠信，以忠信為主體。

忠是什麼？忠是忠實，實實在在的，幫人家作事也好，自己作事情也好，都要忠。幫人家當然不能隨便敷衍人家，答應給人家作事，就要辦到。自己在家裏作事情，該怎麼作就怎麼作。你家裏讀的書，家裏的用具，自己穿的衣服，這都是家裏的東西，你用完了之後，你還送到固定的位置上去。如果是用了之後，不用了就隨便亂放，這就是不忠。不忠就是作事情不老實，下次再要用的時候，找半天也找不到，等找到的話，精疲力竭，事情不能作了。忠範圍很廣，對人要忠，對事情要忠，替人家辦事，和自己在家裏作事都要忠。信呢，一絲一毫的虛假都沒有，這叫信，就是至誠無偽，沒有假的，這叫信。最顯著的就是不要欺騙人家，這叫信。比如說，現在法律講，開出支票來不能兌現，這叫背信，法律名詞叫背信，違背這個信用，背信就是犯法的。在儒家經典裏講，背信不但是犯法，更是犯了道德，與道德相悖，所以講主忠信，忠信兩個字重要。換句話，一個人有忠有信，這德就有了基礎。更深入的研究這信字，大家學佛，你知道佛學佛法裏面講，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」，信是脩道的根源，一切功德都由信裏面發生出來的，所以為功德母。馬鳴菩薩根據大乘的經典，著作一部《大乘起信論》，起信，信是什麼？就教我們信自己有真如本性，

這樣看看，這個信多麼重要。一個人有了信的話，他脩道、脩養這個德，那就沒有問題了，所以主忠信重要。

徙義呢，徙就是遷移的意思，義者宜也，按照《中庸》裏面講，義是宜，宜這個字，作一切事情，待一切的人都要適宜，適宜就是恰到好處，應該這麼作就是宜。《中庸》裏面講，「義者宜也」，什麼叫宜呢？應該拿善意待人，拿厚道待人，這叫宜。遇到這個事情，如果你作一樁事情，作得不合適，有了障礙，行不通了，那就不宜，這件事不宜這麼作，趕快就改變。改變什麼？改變使這個事情向宜、向好的方向去走，叫徙義。把不適宜的辦法，改變為適宜的，這叫徙義，這就是崇德。

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，你愛一個人就希望他繼續活下去，厭惡這個人就讓他死。下面這兩句重要，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」，這是同一個人，希望他生，又希望他死，這是惑。過去雪公講到這裏，就拿劉邦對韓信來講，韓信替他打天下的時候，他要拜韓信作大將，等到得了天下的時候，又怕韓信來奪他的天下，最後又把韓信害死了，就由呂后——就是劉邦的太太，把他害死了。對同一個人，先要希

望他生，後來又把他弄死了，這就是惑。這惑怎麼呢，自私的、為自己，好惡都是由自己引起來的，沒有自私心的話，就沒有這種好惡。

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，惑這就世間的一般學術來講，疑惑。就拿這兩句話來講，對同一個人，須要用他的時候，這個人要好好的活下去；到了不須要用他的時候，甚至於感覺這個人對他有害的時候，就希望他趕快死掉，這就是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這是惑。這個惑從那來的？自私來的，沒有什麼正確的一個準則在那裏，完全憑著自己的利害定出來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這就是惑，所以這裏就是特別指的對人來講的。看起來這幾句話很平淡，我們要深入研究的話，就在這個惑字上面，你講這個深意那可是不那麼容易了。就佛法來講，貪瞋癡慢疑那些邪知邪見都是惑。天臺宗把這個惑分成三種：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你看這惑字涵蓋多少？總歸起來講，一切眾生有了無明，就不認識自己的本性，這就有了惑。我們所以不認識自己，就是有無明把我們真正的自己——就是本性，把它遮蓋起來，把它染污了。誰染污呢？就是惑。惑是什麼呢？惑是什麼都不明瞭，說的話、作的

事情、對待一切人，全憑自己的私心在那裏起作用，這個私心就是從無明起來的。而無明去乾淨，就把這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了，所顯出這本性是平等、大公無私的。

「是惑也」，深入一層研究的話，我們任何人都是有惑。知道我們任何人都有惑的話，要辨惑，辨，這裏注重在辨字，怎麼樣辨別惑呢？孔夫子在這裏講，對人不要因著自己私心起作用，對同一個人有好有惡，那是不公平的。好惡就世間法來講，小人可以惡他，小人作的事情都是危害人羣的；君子他作的事情都是有利於社會人羣的。他這個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沒有標準，所以孔子在這裏特別舉出來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這是惑，這個惑是完全根據自己私心在那裏作祟。我們一般人不知道自己有感，子張在這裏問，就問辨惑，辨惑就是辨別什麼是惑。固然要辨別惑，了解人那個人有沒有惑，最重要的辨是認識自己，了解自己有感。有惑自己還不知道，那談不上學道，學道想學成聖人，惑都這麼嚴重，自己還不知道，那麼學聖人？學聖人要辨別這個惑，先從自己心理開始，我們對待一切人，不要完全以自己私心在那裏待人，他對我好，與我有利，我就是欲其生；一旦對於我有妨礙

了，有不利的時候，我就希望這個人趕快死掉。你想這種人，他還能學成聖人嗎？可以說連君子都稱不上。辨惑的辨是這樣的，自己要辨別清楚。

後面這兩句話，「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。」這兩句話是《詩經》〈小雅〉裏面的，《論語講要》後面有把它注解出來了。〈小雅〉有一篇〈我行其野〉這一篇詩中有這兩句話，根據鄭康成注解〈小雅〉這兩句詩，他說，「祇」是「適也」，適就很適當的適，「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」，誠不以富就是說，這一種所做的事情，所行的這種行為，誠不可以致富，誠是實在不能夠以這個來發財，不能致富的。「適足以為異耳」，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，只能夠與眾不同而已，不能以致富，這兩句話用在這一章後面，就把孔子所講的，你要主忠信，徙義，這是崇德；不要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你才是辨惑。你這樣崇德，你這樣辨惑，這種行持實在說發不了財的。不在今日之下，就是在孔夫子那個時候，拿後面兩句話來講，大家不講忠信，他可以用種種的方法，來使自己成為一個富人，得了一些橫財，那就違背忠信；你講忠信的話，什麼都是規規矩矩的，發不了財的，不足以致富。徙義，辨惑都是如此。

你發不了財，亦祇以異，但是顯出來，你與世間的一般人不同而已，不是與世間人同流合污而已，亦祇以異。勉強講是這個意思。但是古人也認為這兩句，加在後面是勉強。既然有人認為是勉強，我們把鄭康成注解介紹出來，作個參考而已。所以就這一章來講，不要後面這兩句也可以，要兩句勉強講，就是那個講法。

注重在這一章，怎麼樣才是崇德，怎麼樣才是辨惑，我們照孔夫子講的這兩段，我們自己來崇德，那就要主忠信，徙義；辨惑呢，我們對待一切人，不要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那樣才能夠慢慢脩成自己以平等心待人，辨惑的工夫才顯出來。這一章不但深入研究，而且必須照孔夫子的話，自己來脩行這才是學聖人，才能成為聖人。不如此，聖人怎麼成？不是這樣的話，就與學聖人相悖的。所以這章書，我們知道學聖人就是這個學法子，由於子張這一問，崇德辨惑雖然是成語，但是含義在這裏，就是教我們學道、學聖人，最切實的一個脩行工夫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顏淵第十二】

○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。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。

現在請各位看四九五頁，最後這一行。齊國開始建立國家，是周天子封姜太公到齊國，所以齊國開始的國君就是姜太公。姜太公一直傳，傳到後來，姜太公開始這個國家就很強大，土地又多，國內的國民也多，加上姜太公治國的那種能力，一代一代傳下來，始終是一個強國。傳到齊桓公的時候，有了管仲幫助他治國，在春秋時代成為創霸業的一個國君。他那個霸業跟現在人所講的霸道不相同，現在所講世界這些大國家霸道，它要侵佔人家、侵略人家。齊桓公那個霸業什麼呢？他有非常好的一句，算是行霸業的一個道理，表示這個道理的一句話——尊王攘夷。他這個霸業結合當時各國的力量，結盟，然後尊敬周天子，尊王，王是周天子；攘夷，來抵抗外來的夷族，夷就是外來的異族，尊王攘夷。他把各國的力量團結起來，抵抗外來的侵略，尊敬周天子，他創霸業這個是正確的。齊桓公用管仲，後來逐漸逐漸

傳到齊景公這個時候，國家勢力就慢慢衰微了。齊景公還好用了晏子，齊桓公用管仲作相，那時叫相，後來叫作宰相，相就是跟宰相意思差不多，一樣的。齊景公用晏子作他的宰相，晏子也是個政治家，也不錯的。

這時候雖然還是一個強國，齊景公那時衰相已經現出來了，怎麼現出來呢？這要講國家的歷史。要知道在齊桓公那個時候，陳國的公子陳完他國內發生內戰了，發生大事情了，他在國內待不下，逃到齊國來，那時正是齊桓公的時候。逃到齊國來，他就改名換姓，原來在陳國叫陳完，到了齊國來，他改為姓田，叫田敬仲。他到齊國來，齊桓公看見這是個人才，就用他作一個工正，等於是國家的工業部長一樣的。從陳完一直傳到後來，他自己、他的兒子，兒子又孫子，一代一代傳到齊景公這個時候，都是在齊國作部長以上的大官，得到齊君的信任。到了齊景公這個時候，陳完的後代特別對老百姓好，贏得老百姓信任他，一般民意都對於姓田的有好感。在這個時候，晏子就勸齊景公，你自己趕快在政治上要贏得民心，你不要讓田家把民心搶過去，齊景公沒有領悟到，對於晏子的話沒有覺悟。

這個時候齊景公問孔子，問孔子什麼呢？「問政」，問孔夫子怎麼樣把政治辦得好。齊景公在這個時候已經發現了，政治上有問題了，姓田的這些，那是田氏大夫，國家高位子的一個官。他感覺到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就問孔子辦政治。孔子告訴他，你看下面，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」，君你要盡到作國君的责任，臣要盡到作臣子的责任。君君，臣臣。兩個字都是，上面一個君字是個名詞，下面君字是動詞，君主就要把你君主的事情作好。臣臣也是這樣，臣子你就要把為臣之道作好。父父，子子，都是這樣，上面父字是一個名詞，下面的父字就是盡到作父親的一個責任。子子，兒子要盡孝，下面子就是要盡孝。這就是五倫，君臣、父子，拿這兩者，四個身分、兩對作代表。君臣是外面的，父子是家庭裏面的，父子，家庭裏天倫的代表，家庭裏有夫婦、兄弟、父子，外面是君臣、朋友，五倫。所以孔子告訴他，你問政，政治怎麼呢？政治就是從五倫這個道，要把五倫之道推行出去。不但推行出去教人家，你自己就這麼作，自己就要實行五倫之道。

孔子一講，齊景公他也還不錯，他說「善哉」，善哉就是把孔子告訴他的這一

句話、這個道理讚美，好啊，你老人家說的話好啊。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」，信當誠字講，誠然或是果然，如果是君不能把君的本分事情作得好，不能盡到為君之責的話，而臣也不能盡到臣子的責任，「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這就是拿反面的意思，跟孔子所講的對比來研究。孔子告訴他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齊景公就從反面來講。誠然，如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那怎麼樣呢？「雖有粟」，雖然國家有糧食，古時候有糧食就是富有，拿這個糧食作代表。中國自古以來是以農立國，糧食足了，民間就富足了；糧食不足、饑荒，民間就貧窮了。雖有粟，這裏講雖然有糧食，如果是君不像君、臣不像臣，父也不父，子也不子，「吾得而食諸」，雖然國家有很多糧食，我也吃不了。為什麼吃不到？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從家庭到社會不講道德，不講五倫之道，弑父、弑君都有，在春秋時代弑父、弑君都有。弑父、弑君，兒子可以把父親殺掉，臣子也可以殺國君，這不是亂嗎？你這樣的話，雖然有粟，國君的性命都不能保了，活都活不下去，還能吃得了東西？也不能吃了，吾得而食諸，我還能夠吃到糧食嗎？諸這個字，用在一句當中作聯繫辭來用，這也是合音字，跟前面盍是一樣的，盍是何不兩個字合起來的

音，這個諸字在一句當中當連繫辭來講——之於。之是指的那個字，於是在什麼地方；用在一句話的最後一個字，它是之乎。吾得而食諸，就是吾得而食之乎，說得快了，兩個字變成一個字的音，吾得而食諸，說得慢的話，兩個字分開來講，就是吾得而食之乎，是這個意思。

齊景公雖然對於孔子開示他五倫之道，認識這個好，可惜他沒有真正照孔夫子講的話實行。前面講陳國的公子陳完，在齊桓公那個時代到齊國來，一代一代的子孫都是在齊國作大夫、部長以上的大官。到後來，根據古人注解，齊國逐漸變成姓田的，就是陳完、陳公子到了齊國來，改名字改成姓田的，不是姜太公的那個後代了，變成陳完的後代，就是田敬仲的後代。在齊景公這個時候，已經發現這個徵兆，預兆已經出現了。預兆出現，晏子就看出來，姓田的在齊國收買民心，他一切的好處都交給民眾，所以他很得民心。到了後來，齊景公後來到了齊簡公，田敬仲的後代田常弑了簡公，就把簡公殺了以後，再立了簡公的後代，後來有平公、康公。孔夫子在那時講不叫田常，還把他叫作陳恆，恆跟常是一個意思，原來的姓是姓陳，

陳恆，在齊國叫作田常，田常就是弑了簡公，把簡公弑了。所以孔夫子遇到田常——也就是陳恆弑其君，孔夫子就主張請魯君出兵，來把陳恆——就是陳完的後代，把他制止住，不讓他把齊國變成姓田的。可惜那時候魯君自身都難保了，他怎麼能出兵呢？事情也就過去了。田常弑了齊簡公，然後雖然立了齊國好幾代的君主，田常把齊簡公弑掉以後，把簡公的弟弟驚立起來，就是平公，後來還有宣公、康公，這個都是田常在那作主。到了田常後代叫田和，田和的時候正式把齊國的康公廢了，把他遷到海邊去，田和就正式成為齊國的君主，這是後來的事情。雖然是後來的事情，孔夫子知道，孔夫子看見齊景公那個時代、那個現象就知道後來的結果。

古人注解，後來的田和廢了齊國的康公，自己成為齊國的君主，那個徵兆在齊景公那時候就顯現出來，孔子就看出來。所以教他，你啊，你要挽救你的國家，你要把政治辦好，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實行五倫，五倫之道你要好好實行。果然你要能夠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家庭的天倫，外面的君臣、朋友，這個五倫，你好的在上面自己這樣實行，也教你的國家，所有全國的人都這樣實行，你就有辦法，

你的國家將來不會亡的，實在是這個道理。可惜齊景公到那時想挽救也來不及了，最後變成姓田的。

我們從這章書裏面來看，孔夫子確實是聖人，人家問他怎麼辦政治，辦政治，你要能夠政治辦得長治久安的話，基本的辦法就是五倫，講倫常道德。沒有倫常道德，你只講國家怎麼樣富強，那個是捨本逐末。就像一棵大樹，你不好好的培養樹根，你只想樹上開花結果、枝繁茂葉，那就是捨本逐末，不會長久的。我們現在看全世界，各位看看，全世界那些民主國家，雖然講民主，當然民主國家不像過去君主改朝換代，民主國家有選舉的，你這個選舉，那一個選上來以後，不講這個五倫之道，無論是那個人當選，這個國家沒有五倫道統在那作基本、作根本，那你這個國家總統只會領導這個國家怎麼樣發財，怎麼樣在政治上選舉，將來能夠當選，自己也是這麼作，你教育國民也是這麼作，好了，國家是富足了，但是社會上這些犯罪的人那麼多。想想看，美國是現在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，它經常的，你看看那個校園裏面，那些不良的分子拿著槍到校園裏面，對著無辜的老師學生們開槍，一下

就殺死多少人，什麼道理？沒有道理。我們臺灣也是這樣，臺灣你在路上，對於那個不良分子，你看他一眼，他馬上就結了夥來把你打得半死。你看這人類社會是什麼社會？所以你這個國家，在上位的人不知道五倫這麼好，讓一般人沒有五倫的觀念，只講功利，就發生這些亂相，亂得大家都受害，這還是眼前的。作官的貪污，普通人就是搶奪、殺盜淫妄，眼前的這個案子發生，受了國家的法律制裁，這還不算，國家法律制裁是花報，死後要墮落的，墮落三途那是果報，真正的果報是在死後，這個嚴重得很。

所以這章書，你看看，聖人講的話，我們要學。今日之下，大家都是讀書人，一介寒儒有什麼能力，我們盡的能力就是把孔夫子、聖人講的話，向外面宣傳宣傳，讓大家知道這個重要。不照孔夫子講的這樣學的話，大家都要墮落的，社會是永久亂下去。我們就要從這些方法，用佛家來講自度度他，儒家孔夫子講的成已成物，我們成已成物就是這樣作，自己這樣學，也勸告人家這樣學，這個道理非常重要。

○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。

子路無宿諾。

請各位翻開《論語講要》四百九十七頁。孔子說，「片言可以折獄者」，這個誰能夠辦得到呢？「其由也與」，由就是子路的名字。後面再有一條，「子路無宿諾」。但是這一條、這一句話，跟前面這兩句話，在文法上好像有一點合不來，過去雪公講這一章的時候，他主張分為兩章，分為兩章在文法上可以講得沒有問題，合在一章有一點勉強。

「片言可以折獄」，折獄就是寫判決書。獄這個字就是打官司，它這個字是一個會意字，中間是個言語的言字，兩邊是個犬字，兩隻犬互相在爭吵，用言語爭吵，所以到後來凡是用言辭互相有爭執的時候，這叫作獄，獄就是打官司了。古時候打官司不像現在，現在叫作司法、行政是分開的，古時候行政兼司法。比如說作了縣長，現在叫縣長，過去叫作縣令，他既是縣令，民間有什麼官司的話，他就來審判。審判的時候，照例的，縣長他有師爺，師爺是什麼呢？就是坐在兩邊幫助他審理的。

在審判的時候，當然要聽兩邊的言語。審判完了，那就是寫判決書了。寫判決書，在古時候，審判完了，當時就寫判決書。這個片言可以折獄，就是先把被告與原告兩方面的言辭都聽了，聽了之後在寫判決書的時候，就是片言可以折獄。片言，一般講一面之辭，這個片言不能講一面之辭，而是用三言兩語很簡單的，宣判得很簡要的，就把判決書寫好。寫好的時候，原告、被告兩方面都心悅誠服，這就是公平。這樣的話，孔子說，那是誰？子路，由可以辦得到。折獄，折獄就是斷獄，斷就是判決的意思。這就是證明子路他能夠片言可以折獄，是很簡單扼要的把這個判決書寫好，兩方面都沒有話可說的。子路他能夠這樣很明快的下了個決斷，所以能夠這麼作，古人注解說，他這個人一切都是講忠信、講剛直，剛是陽剛，很公正，剛直就很明白，很明白就能夠斷獄斷得很清楚，因此孔子很讚許他片言可以折獄，這在一般人不容易辦得到。

後面「子路無宿諾」，無宿諾，宿這個字，應該把它另外講，所謂宿諾，這個諾是諾言，比如說，他承諾一件事情，必須把這個諾言實踐了、兌現了，然後再接

受另外的一個、答應人家另外一件事情。如果這一樁事情、這個諾言還沒有實現的話，他就是不敢再接受另外的一個諾言。這意思就是說，子路無宿諾，它就是不只是當聽訟來講、折獄來講。這個宿諾，宿這個字是隔了一夜，這個講法跟朱子講的有點不同，朱子講宿當留字講，留下來。這裏講宿是隔了一夜，那就是子路凡是答應給人家作一樁事情，很快就作，不要再隔一天、拖到後來再作。就是說辦了之後，才肯答應第二樁事情。所以這個分開來另外一章，比較好講一點。

子路那一條，說起來很容易，要想作起來，可不那麼簡單了。寫這個判決書，寫判決書固然是寫得很明快，在當時如果寫得不清楚，要使兩方面都能夠接受，都能夠心服口服的話，那可不容易的，子路能夠辦得到。子路所以能夠辦得到，這個人性情是很剛直，剛是什麼呢？剛是無欲則剛，自己沒有私心，沒有私心的欲望，他才能夠剛，他才能夠真正作到公正廉明。如果稍微有一點私心在那裏，這就很難辦得到了。遇到打官司的人，有任何一方與他有親戚的關係，或者有其他朋友的關係，難免就不那麼公平。這個不公平與公平，就在當法官的人有沒有這個貪欲的欲。

子路這一條，他沒有私心，沒有欲，所以他這樣剛直明快。所以我們學道的人，對於這一條要多加以研究了。

過去雪公講的時候，他說，我們大家學佛的人，對於世間事情不能不注意，注意什麼呢？一個是法律，你要懂得一點，你雖然不是專門學法律，可是法律常識要知道。我們在世間辦事情，難免牽涉到法律問題，你懂得法律常識，自己可以不至於牽涉到法律的糾紛，雖然是辦行政，或在民間團體辦事情，你了解一點法律常識的話，那就可以保護自己。再呢，要懂得一點醫學，懂得醫學的時候，你自己知道怎麼樣保護自己的身體，學佛的人就是要借假脩真，身體雖然是假的，色身雖是假的，但是你脩道，你還少不了這個身體。你沒有醫學常識，吃的什麼東西，天氣寒暖怎麼樣保護自己，怎麼樣調養，這個都要注意。所以他老人家講的一個是法律，一個是醫學，自己有時間可以知道一點。

○子曰：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，使無訟乎。

請看四九九頁，這是聽訟。訟是訴訟，訴訟，這也是一個形聲字，形是什麼呢？言語，訴訟一定有言語來表示，公，公是聲音。公這個字雖然是標讀音，但是標這個讀音，多少還帶有一點意思在裏面，比如說這個公字，上面是一個八字，八字就是背，兩個人背，下面是個厶字，背厶叫作公，厶這個字是自私的，上面一撇一捺是一個八字、是一個背字，違背這個私就是公。因此訟這個字有言語、有公開的意思，因此在訴訟的時候，就是用言語公開的來互相爭論，這叫訟。到後來打官司，就是用這個訟字。打官司用這個訟字，那當然是各執一辭。各執一辭重要的，你聽訟的人，就要取其公去私，把這個私要去掉，以公平正直的心來聽兩方面的言辭，這是聽訟。

孔子說，「聽訟，吾猶人也。」聽訟，來受理訴訟的時候，我來審理那個訟事的時候，我也跟一般人一樣。一般人怎麼樣呢？都要聽雙方面的訴訟，古時候聽訟都是一樣的，兩邊都要聽聽，你原告的人，你講的理由在那裏，被告的人，你說

你的理由又在那裏，兩方面都要聽。孔子說，這個我跟一般人也是一樣的，兩方面言辭都要聽。但是呢，「必也，使無訟乎。」上面那一句話，吾猶人也，我跟一般聽訟的人一樣；下面，孔子說，他跟一般審理訴訟的，跟一般聽訟的法官不同，那時候法官也是行政來兼的。必也，使無訟乎。有不同處，必也這兩個字，就是他與別的聽訟的人不同的地方，不同在那呢？使無訟乎，使得沒有人來訴訟，這一條是孔子他與人不同的地方。

我們研究，孔子說是必也，使無訟乎，使無訟乎是怎麼說呢？凡是打官司，不論那一方，總是有一方不對的。不管有一方對也好，不對也好，打官司必然對的地方是打勝了，不對的地方，官司就打敗了。使無訟乎，就是使得訴訟的事情沒有了，這要怎麼才能夠辦得到呢？教化，你在位的人，平常多拿好的教育來教化一般人。這樣的話，訴訟的事情自然就少了，不能說完全沒有，自然就少得多了。比如說古時候，在堯舜時代，堯舜到後來禹王時代，在那個時候，也有刑法。國家制立那個刑法，犯罪的人當然要用刑法來處分他，但是他有一句話：「刑期無刑」。設立那個

刑法，希望沒有人犯刑的，沒有人犯罪的，刑期無刑，法令雖制定了，希望是沒有人犯法的。這個要怎麼樣才能夠有法律在那裏，而沒有人犯法的，那就平常要用道德教育來感化人。所以在堯舜時代，舜帝那當然也有制定刑法，可是那個監獄裏面沒有人，沒有犯法的人，監獄設在那裏，裏面都長滿了草，可見得真正是有法律而沒有犯罪的人。那個時代當然是好，就算是到了三代以後，到了周朝周文王那個時候，周家還沒有天下，是在西邊的一個小國家，叫西伯，公侯伯子男的伯，文王名字叫昌，西伯昌。文王雖然是西方一個小國家的國君，那時候殷紂王是天子，在當時很多的諸侯，天下有三分之二的國家，有什麼事情都來請西伯昌替他說說公道的話。文王的確是不错，天下有三分之二了，文王還是以盡到臣子的本分，來事奉殷紂王，就是這樣，各國諸侯很多都來請他調解訴訟的事情。當時就有兩個國家，一個姓虞的，一個姓芮的，這兩個小國家連在一起的，他們為了一個田的邊界發生糾紛，他們兩個國君就到周家，那時還是西伯昌，請他來評評道理。結果一到周家，看見周家的農夫，彼此遇到種的田，畫的界限有什麼不清楚的時候，互相讓；到了城市裏面，見到城市裏面的人，無論在路上、在什麼地方，都是互相禮讓。這兩個

小國家的國君就非常慚愧，我們到這樣禮讓的國家，我們不好意思見西伯昌，見到了會很慚愧，然後就自動的回去。回去，兩個人也不爭執了，兩個人也互相讓。這就是西伯昌以他自己的道德來感化他人。

從這裏可以知道，天下事情就怕互相爭奪，互相爭奪的話，再多的物資、再多的財物也不夠；不互相爭奪，互相禮讓的時候，不但不會不夠，而且是有多餘的。所以孔夫子講用禮，禮讓它的效果就是這麼好。把這個推廣到一切事情，我們待人接物，凡是與人家有什麼利害、有些衝突的時候，我們無條件讓人家。一讓，這就天下太平了，這還是世間法來講的。就脩道來講，自己這一讓，好了，把外面的那些一切名利讓給別人，名也好，利也好，都是假東西，把這些讓出去，自己得的什麼呢？得的真法。唯識學講，我們任何一個眾生，與生俱來的都有我執法執，我執法執就把這個假東西，執著當自己的、當真東西。我們這個身體，就是《心經》所講的五蘊和合的這一個生命，這是假東西。真的生命在那裏？真的生命就是真如本性。可是凡夫眾生，把這個有生有死的生命現象，當作真我執著，然後為這個假東

西跟人家爭奪名、爭奪利，愈爭奪愈使自己生死往下墮落。只要一讓的時候，好了，把這些假東西讓出去，自己就把這個我執法執讓出去，破除了，得到什麼呢？得到就是本性上的理性，理性上沒有生死的。

所以從這一章，我們學著孔子講，「必也，使無訟乎」，就用道德教育來感化一般人，教他們了解這個道理，不要有訴訟。進一步就是說你要學聖人，學聖人必須放棄這些名利，這些假法，然後才能成就聖人。所以這個禮讓，就法律來講，可以使無訟；就脩道來講，可以教人家就從這一方面，從禮讓這一方面學聖人。這是孔夫子說：他跟一般聽訟的人，不同的地方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顏淵第十二】

○子張問政。子曰：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

請看五百頁。子張向孔子請問政治，政治就是怎麼樣辦政治。孔子就告訴他：「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」要辦政治，一個是居字，一個是行字。居字當什麼講呢？居字，在家裏居家也是居字，出來作官、從事政治叫居官，也是居。齊家、治國都是居。再呢，居心，居心就是你無論居家、居官，你這個心，居心都是要公正，心不能夠有偏私。所以這個居字，它包括齊家、治國。

先講居家，居在家裏面，就是治家，齊家。齊家怎麼個齊法子？當然家庭裏面，家裏的事情都要整齊齊的，這是齊。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人倫這一方面——倫常。家庭裏面你要能夠齊的話，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，所以在上論裏面講，有人問孔夫子你為什麼不從事政治，孔夫子就舉《書經》裏面的話：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」我自己這樣行，也教人家這樣行，講孝友之道，這就是政治。換句話說，你在家庭裏面講究孝友之道，推廣開來就是幫助治國，這就是治國，因為你治理國家也是離不開講孝友。家庭的天倫——三倫，最基本的就是夫婦，夫婦一半是天倫，一半是道

義，原來結婚不是天倫，結婚之後有了兒女，那就屬於天倫了。由夫婦然後有兒女、有兄弟，所以居在家裏，齊家就跟辦政治一樣，家政，家庭裏面把家務事情辦好，家庭倫理能夠各盡其分，這是家庭的政治——家政。把家政推廣到國家去，國家的政治，就是治國。

治國，凡是在國君朝廷裏面作任何事情，你都是居官，在今日之下來講，就是公務員。你作公務員，當然是作那一種公務員，都有一定的薪俸，拿了薪俸，你本分的工作就要作得很徹底。無倦，倦這個字是指不能夠有疲倦的時候，不能有懈怠的時候，無論是居家、居官都不能夠有疲倦、有懈怠的時候。居家，你要這個家庭好，不是說我今天來講究齊家之道，講究孝友、孝弟，夫妻互相尊敬，過一個時候，我懈怠了，不講了，那個不行的。你家庭裏要想齊家的時候，夫妻兩人互相體諒、互相尊敬，中間不能間斷；兄友弟恭、父慈子孝中間也不能停頓，一停頓，那就發生問題，所以是無倦。從事政治就是居官，居官要知道，拿到一定的薪俸，這薪俸從那來的？還是出自老百姓的稅收繳來的。得了老百姓繳來的這些稅，你居官等於

是要替老百姓辦事情，辦得不好，對於這一分薪俸有愧。講到因果，拿了這個薪俸，事情沒有辦好，這是受不了的。所以儒家、過去老儒常常講的：無功不受祿，自己沒有作出事情、沒有功勞，不能接受這俸祿，所以是無倦。

居家、居官都是無倦，一絲一毫都不能懈怠。居心呢，你無論在家或在國家作事情，心都是要為這些事情來操心，要公正無私，也是不能夠有疲倦、有懈怠的時候。

行之以忠，忠就是什麼呢？這個忠字你看看，中心，心擺在當中，你作任何事情，居家、居官都要把心擺在當中。忠這個字，說的話、作的事情，都要出自內心，下面是個心字，老老實實的沒有欺騙人家，這叫忠，這兩句話非常重要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顏淵第十二】

○子曰：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

現在請各位看還是五百頁。上論〈雍也篇〉也有這一章。孔夫子對於這一章，跟他的學生講得很多，所以記在《論語》裏面，〈雍也篇〉也有，這裏也有，可見得這兩句話非常重要。「博學於文」，在求學方面廣泛的學，學得愈多愈好。古時候孔子整理五經，自己又寫了《春秋》，號稱六經，那些六經都要學。孔夫子教他的弟子都要博學，文就是那些經。在今日之下，除了儒家的經典以外，這些現代的學術都要學，剛才我講雪公那時候教我們，法律你要學，你要知道一點，醫學你要知道一點，除了這個以外，其餘的學問，只要你有時間，有這個條件，你學得愈多愈好。科學方面，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，你都可以學。當然經書更重要，儒家講的這些經書，那一本都有世間的學術、出世間的學術，都有，就是孔夫子講形而上、形而下，形而上就是講學道的，形而下就是世間這些學術。

這些學來之後，重要的就是你學了這些文，學了這些學問作什麼呢？要拿來自己在世間作事情，能夠有成就；作出世間的事情、脩道，也有成就，這就是行。如

果是只講學問，不去拿來實行的話，那學問那麼多有什麼用處？所以，博學於文是教我們廣泛的學，學了之後就要實行。實行，那就是要約之，約之是把它簡化，把它約束起來，約束起來約的什麼呢？以禮，「約之以禮」，用這個禮來把一切的學術，都把它會歸在禮上面來用工夫、來脩行。禮最重要的脩行工夫，一個是尊敬人家的敬字，一個是禮讓人家這個讓字，這兩個字。禮當然也有規矩的，不講規矩也不行，規矩是給人家一種規範，它是教我們作世間的事情、學道，都要有一個規範，他才不亂。就教我們學作任何事情，你都要有一個程序，這個程序不能亂的，這是講規矩。沒有規矩的話，什麼事也不能成功，你就是世間任何一個工人，工人作任何一個工具的話，他也有他的程序。我們日常生活起居，穿衣服，都有一定的程序。在家裏，古時候灑掃，古時候房子的地都是泥土地，泥土地要掃的話，掃之前要灑水，灑水之後再掃，那個灰塵飛不起來。掃的時候，從那裏開始掃，有一定的。如果是先掃後灑水，那程序錯了。一切的一切都要有規矩，規矩，就講學道來講，就是學一個定工夫，沒有規矩的話，辦事沒有程序就亂了，亂了就是不定的。所以講學禮的話，規矩很重要，這還是禮的形式呢。禮的本質當然少不了這形式，少不了這規

矩，但是本質更重要，那就是要恭敬、禮讓。

這樣的學儒，學世間的事情，學出世間的學道，一定能夠成就，所以後面講，「亦可以弗畔矣夫」。可以弗畔，弗當不字講，畔是違背講，弗畔就是不違背了。不違背什麼？不違背這個道。就這個形式來講，你一切合乎這個程序的話，辦任何事情就不違背這個道，辦事有辦事之道、方法，不違背的。矣夫，矣夫是個語助詞。

這兩句話，上論也記載也講過的，在這裏又再記載下來，可見得很重要。我們學儒就是把握這兩句話：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學儒這樣，學佛也是這樣。學佛，我們雪公老師在臺中幾十年，佛法無論那一部經、大經，他老人家都講。但是在用工夫的時候，學的是淨土法門，那就是印光祖師講：千經萬論處處指歸，指歸到淨土法門。而淨土法門念佛的方法有好幾種，我們雪公老師只傳授持名念佛，約之以禮，千經萬論講的那些道理，是教我們悟的，悟了之後你必須脩行，脩行就是持名念佛，這就是約之以禮，這才有成就。你要是像現在一般人，我研究佛法，這個也研究、那個也研究，研究是可以，最後你問他，你脩的那個法？就有人說現在是多

元化，我們都廣泛的學，這個也可以行，那也可以行，結果一事無成。所以在脩行這方面，必得要約，約成一個法，找一門深入，他才有成就的，這章書我們就要這樣去研究。

○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

請看五百零一頁，「成人之美」，人家有什麼美好的事情，這美好的事情是善的、善事情，它跟惡是相對的。別人家在作有善的、有道德的這些事情，君子、學儒的人，你幫助他，使他這種善事情能夠有成就。這樣他作善事的人是個君子，你幫助他這事情有成就了，你也是個君子，所以「君子成人之美」，作善事的人、作一樁善事，他是個君子，你幫助他你也是君子。「不成人之惡」，人家作那些罪惡的事情，你是個君子，你不要幫助他。你不幫助他作些惡事情，你君子就有功德。這個我們日常所遇到的事情很多，我們都是凡夫眾生，凡夫眾生與生俱來的，都有這些損人利己的心理，損害別人，自己得到好處，損人利己，任何人都有。所以任何人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，他造了那些損人利己的事情，那些惡事情。我們對於這些人，這些人當然都是與我們有相當關係的人，或者家裏的人，或者是我們朋友，或者是在工作方面的同事，這都是與我們有緣的人。凡是這一切有緣的人，我們看見他，或者是有意的、或者是無意的，作出那些與善事相反的惡事情，我們就要勸告他，

他作那些殺生的事情，或者請客到海鮮店裏面吃海鮮，或者他準備設一個圈套陷害人家，你可以勸勸他不要這樣作，就是不成人之惡。

「小人反是」，小人與這個相反的，他看見人家作些善事，不但不贊成，不幫助他成就，反而又嫉妒了，而且去破壞他的善事。看見人家造罪惡的事情，他很贊成，你要去釣魚嗎，他送一個釣魚鉤子給你；要想偷盜的話，他就是提供幫助他偷盜的那些工具。古時候，比如說要翻牆，有人想翻牆過去到人家那裏偷東西，而小人就說我借一個梯子給你，給你翻過去。小人都是與君子相反的，他成人之惡。

這兩句話把它推廣的來講，不但在行為上要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，在言語上面也是要成人之美。人家作一件善事情，我們有能力就幫助他；假如沒有能力幫助他，我們隨喜、發歡喜心，在言語上我們鼓勵他，這也是成人之美。不成人之惡，我們在言語上勸告他，不要作這些事情。遇見那些吸毒的人、販毒的人，當然這個人很難改了，但是最低限度你也不能夠贊成他，也應該用言語好好的讓他覺悟，這個是不對的。其他一切的惡事情，遇見凡是與我們有緣的人、有來往的人，我們發

現有任何這些罪過，我們都要好好的勸告他。

在這裏定出什麼是君子，什麼是小人，把這些好好研究，從我們自己隨時提醒自己。為什麼呢？在世間，孔夫子那個時候，小人就很多了，假如小人不多，孔夫子也不會這麼講，就是因為小人多，孔子鼓勵人家：你要學君子，不要學小人。在現在你看看，小人更多了。剛才我們講的，我們任何一個人與生俱來的，都是有損人利己的習氣，把孔夫子講的這幾句話好好的來研究，研究之後就照這樣學。照這樣學的話，你的身口意三業，就一天一天清淨，身口意三業清淨的話，學道很快就成就的。這章書教我們辨別君子小人，就從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，這一方面去體驗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顏淵第十二】

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。

請看五百零二頁。季康子他是魯國三家卿大夫之一，而且在三家之中，季康子是掌握政權最重的一家，他向孔子請問，怎麼樣把政治辦好。孔子對於三家這樣掌握政權，非常不滿意，但是孔子他怎麼辦，魯君都沒有辦法，孔子有什麼辦法呢？但是季康子還是很尊敬孔子，他來問孔子怎麼樣辦政治，孔子就告訴他：「政者正也」，辦政治的政字是什麼呢？就要學一個正字，公正的正，不要偏。既然是政者正也，這是政治學，孔子的政治學就是要學一個正字，無論你是一個大夫，你把你的大夫之家這個家政辦好，你幫助國君把國家的政事辦好，都要有一個正字。政治是什麼，這個定義就在正字上面，然後講到實際上的事情，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」，只要你，帥就是率領，你本身按照政者正也，學一個正字，本身要是正，孰敢不正？孰當誰字講，誰敢不正呢？

季康子為什麼問孔子政治？不但季康子一家，其他的兩家，三家都是這樣，特別是季康子——季氏。他不聽國君的命令，自己非常橫行霸道，但是他家裏用的臣子

也是不聽他的管束，他就是家裏也很多麻煩的事情，所以這才要向孔子來求教怎麼樣把政治辦好。孔子就是教人家都學正字，你必得要自己正；自己不正，你叫別人來正，好好的替你辦事，那辦得到嗎？所以自古以來，儒家講的教育，都是講身教，身教是對於言教來講的，沒有身教，只用言語來教，人家不會聽從的。你教人家怎麼樣學道德，怎麼樣禮讓，自己遇到與人家有利害關係的時候，自己一絲一毫也不肯讓人，自己本身作不到，你還想教化別人，那怎麼行呢？必須自己作一個示範出來，不但對於一般人，在家庭裏面也是這樣，就是印光祖師講的敦倫盡分，各盡其分，盡分就是盡到自己本分，這就是身教。家庭不必說了，那是天倫的，一定要各盡其分；就是對待朋友的話，你要教朋友講信用，自己對待朋友就要講究信用。要想朋友替我辦事，所說的諾言要能兌現，我自己對待朋友，必須一定有諾言就能夠兌現，不能說答應人家的事情，結果後來作不到了，後來忘記了，這可不行的。必須自己作得到，這叫身教。

這一章是孔子對季康子講的，春秋時代到現在，世間的事情變化太多了，那個

時候三家是不正了，孔子教他正。而到現在，我們看看現在的人，從政的人、從事各行各業的人，他正嗎？那些藝人、表演的人，政治界的這些代表，你拿這個正字來要求他，那個辦得到？國家的法令，現在是一夫一妻制，現在這些人物誰能守得住一夫一妻？超越這個法令的，他就是不正，這個引起很多的家庭問題。除了這個以外，貪贓枉法的，他能算得上是正嗎？但是愈是在這個時代，一般人愈是這樣不正的話，我們學道的人，自己要正。自己一正的時候，你才看得見外面這些人，你知道他現在的作法，將來會到那裏去，你就看得清楚了。我們自己這個正都作不到的話，對於外面的，我們就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外面的人，於是看見外面這些人造那些惡業，還羨慕他，他用不正當的手段當選了，在節目上面說那些，專門引人走上邪術的，那些花言巧語的人，分不清楚是非善惡，不了解他現在所作的事情，將來得什麼樣的報應，假如看不清楚，那我們自己學什麼道呢。

必須自己在這個「正」上面，自己學、自己這樣脩行，脩了有相當的工夫了，你看世間這一切不學正的人，就覺得可憐，所以這就是身教。季康子問政，一直到

論語講要講記【顏淵第十二】

現在，我們更感覺得須要，須要這樣學。

○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

請看五〇三頁，季康子問於孔子。「患盜」是什麼？大夫之家，國君封給他的，他也有土地，所以他的家臣也學他，他怎麼樣對待國君，他的家臣也怎麼樣對待他，所以他患盜。盜這個字你看看，上面是三點水一個欠字，有些人寫的不是三點水，把上面寫一個次字，那是錯的，應該是三點水。三點水這個字就是垂涎的涎字，看見很好的東西，心裏想要，比如說，看見好吃的東西，想吃它，垂涎，口水流下來了。這個字原來就是垂涎的涎字。涎字下面是一個皿字，指東西，見著這個好東西想拿過來，就像垂涎一樣的，想佔為己有，這是盜字。

「季康子患盜」，就問孔子。「孔子對曰：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苟就是誠然的意思，真正你自己不欲，沒有欲望。欲望是什麼呢？欲望就是想把別人的東西偷盜過來，佔為己有，這叫欲。你不欲了，看見任何好東西，你不想把它取過來佔為己有，你本身這樣的話，你雖賞之，你對別人，你想拿東西來獎賞他，獎賞什麼呢？獎賞他來偷竊、來竊盜，只要你本身無欲，你雖然拿東西來獎賞叫人家竊，

人家也不幹，人家也不會竊盜的。這就是說，你在上位的人對於下面的人，本身不欲了，下面的人自自然然的不會來偷盜，縱然你獎賞他偷盜，他也不會來偷盜的。

不欲這個字重要，欲是一切竊盜的根源。自己有欲的話，那就是你在上位的人，本身看見好東西，你就想把它盜取過來，你叫下面的人不偷盜，那怎麼能辦得到呢？最重要的，自己不要貪欲。教育必重身教就是這樣，前面也講過，君子、在位的人你作出事情來，以身示範，下面的就像草一樣風行草偃，受你的影響。堯舜的時代，前面講的，監獄裏都是空的，沒犯人，堯舜時代，你叫一般人犯罪，人家不肯犯罪的；桀紂時代，你讓桀紂來叫一般人不犯罪，也辦不到。你桀紂本身就是這樣無道的人，你用言語教人家道德仁義，人家看見你在上位這麼貪，把天下民間的財富都搜集起來，你叫我們學道德仁義，人家不肯學的。

所以在這裏孔子講的至理名言，一切要以身示範，以身作則。特別在今日之下，我們看現在人都是在作盜，果然我們自己不作盜，你這個學問、道德就了不起。天下人都與道相悖的，你與道是相順的，你能夠有這種的工夫，你的道一定能夠成就。

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。孔子對曰：子為政，焉用殺。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

請各位找到《論語講要》五百零四頁。季康子是魯國三家卿大夫其中的一家，他來向孔子請問辦政治怎麼個辦法，也就是說怎麼樣的來辦政治。他所以要問這個問題，是因為他家裏用的家臣很多不聽他的命令。這個有因果關係，季氏是魯國掌握政權最重的一家，季氏還有其他兩家，都不聽魯國君主的命令，三家大夫把君權都分開在三家的手中，所以這種事情孔夫子非常的不滿意。你這三家，尤其是季氏家裏，這樣不尊重國君，你家裏的家臣也學你，也不尊重你。這裏他就問孔夫子辦政治一個道理，從這經文裏面可以知道，他現在感受到他用的這些人都無道，無道就是不聽指揮，他雖然沒有講得那麼明確，就一般的講，辦政治，「如」，這是假設的話，把這個無道的人，把他殺了，「殺無道，以就有道」，就是成就，成就有道的人，這個話說來也有道理。「何如」，問孔子，這樣的辦法怎麼樣呢？可不可以呢？

「孔子對曰」，從孔夫子答復的意思裏面，我們知道孔子是不贊成季康子這個辦法，殺了無道，以就有道。

我們研讀《論語》，要把時代看清楚，孔夫子在那個時候，不贊成殺無道，以就有道。要在今日來看的話，這個辦法還是不錯的，真正那些無道的人，把他用國家的法令給他制裁，這叫除暴安良。但是這個除暴安良，各位想想看，在今日之下誰作得到？那個時候孔子不贊成，用在今日之下，這樣辦政治的人，還算是好，還是一樁好事情。但是我們深入一層研究，不管在什麼時代，用殺的不是個好辦法。你辦政治的人除了用政策來替國家、替國民辦事，另一方面還要教化、要教育。自古以來無論作天子、作諸侯，政、教這兩樁事情是重點，既是教育很重要，不但對於全國民眾要教育，對你自己用的人也要教育，所以從這一個意義來研究的話，孔子主張不用殺，用教育來感化，這是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正確的。

孔子遇到季康子這麼一問的時候，孔子就對曰：「子為政，焉用殺。」子就是稱呼季康子，你為政就是辦政治、從事政治，你從事政治焉用殺，焉當何字講，何

必用殺呢？為什麼不用殺？不用殺，這個政治能不能辦得好？下面就解釋，「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」，只要你自己，你辦政治的人本身，欲善，你心裏想到善的這一方面，善是惡的反面，善惡這兩個相反的。你想只要一切都是善的，你實施教治要實行仁政，仁政就是善的；再講教育，也是講善的。這樣的話，而民善矣，你辦政治的時候，一切都是善的話，民眾自然而然的，他就是善了。這裏講子欲善，原來是季康子問政，就普通的來講，孔子在這裏，子就直接指季康子，你辦政治不必用殺，最重要的你自己要行善，你心裏想著，你一切都要行善，就能感化所有的民眾。

子欲善，這個欲字，欲字是貪欲，欲是欲望，貪欲就是貪圖外面一切，滿足自己欲望的那些東西，叫貪欲。一般人如果他還沒有學聖賢的話，那個人沒有貪欲？都有貪欲。都有貪欲的時候，你叫他作善事，那怎麼能辦得到呢？貪名圖利，貪一切可欲的東西，貪就是惑。在佛法裏面講，起惑就會造業。貪心，我們任何人都有，任何人都有的時候，要學聖賢的話，貪這個惑、這個煩惱，聖人早就斷除掉了，沒有了。要學聖人的話，知道自己有貪，可是要按照聖人所講的辦法，把這個貪一步

一步的也要把它除掉。當然這個貪不能一下就除得掉的，開始慢慢的，只要這個路線走對了，上了正路了，開始的時候，把這個貪，自己把它控制得住了，不讓它那樣無止境的發展。貪心一起來的時候，就把它遏止下去，不要繼續，這在佛法上面來講叫作伏惑，伏是壓伏下去，把那個惑壓下去，不讓它起作用。伏惑伏得久了，連那惑的種子也斷除了，這就證果。貪欲，我們任何一個人到世間來，與生俱來的就有這個貪欲，貪欲包括男女之愛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貪愛心不重的話，不會到這個娑婆世界、在六道裏面生生死死的。所以只要有心思要學聖人的話，開始就要把這個貪心，把它控制得住，這平時要鍛鍊的。對於外面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外面的境界都是誘惑人的，遇到任何外面誘惑的境界來的時候，凡夫眾生不會不動心的，就在動心的時候，當下自己覺悟。過去雪廬老人常常講：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。遇到外面誘惑的種種境界，心裏一動心的時候，這就是念頭起來了，念頭起來的話，當下就覺悟。這個念頭起來，如果順著外面那些境界來走的話，那好了，那就與學聖人之道背道而馳了。覺就是覺悟這個，一覺悟的時候，再把這個念頭收回來，收回來的話，這個邪的念頭就把它伏下去，平常就用這個工夫的。

孔子在這裏講，子欲善，欲善這個欲字，一般人這個欲字都是用在造惡業這方面，就是貪圖滿足自己的欲望。孔子在這裏講，你這個欲善，把這個欲望把它轉過來，轉過什麼呢？轉在善的這一方面，那就好了。一般人的欲望，以欲望來造惡業、來犯罪。你如果把這個欲望，轉用在作那些善事方面，這個欲字牽動人的心非常厲害，用在惡事上面，它可以把一個人從無始劫以來，就引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，沒辦法出離；用在好的這方面，很快就能教人家出六道輪迴，欲這個字就有這麼大的作用。所以孔子講，子欲善，只要你用像欲望那種心在善上面，你本身這樣的話，你下面的一些民眾，自然就跟著學善了。

說到這裏我們要了解，世間法，尤其世間的凡夫眾生，他自己是不能作主的，能作主的是真心，就是真如本性，可惜這個真心被妄念掩蓋住了。凡夫眾生都是妄心在起作用，妄心在起作用的話，他隨時都受到外面，那些不好的境界在那誘惑。所以在今日之下，各位看看外面那些傳播的媒體，它對於人的影響非常厲害。傳播媒體講一個人，明明這個人是好人，作了很多好事情，它偏偏好的方面不講，卻用

一些小的故事，把它誇大其辭來擴張，不斷的來渲染，久而久之，這個好人就真正的變成壞人，在大家公認的都變成壞人。這種傳播媒體它常發生，有這種決定性的作用。所以我們研究儒家的學問，對於這些道理都應該明瞭，我們一個人知道自己，也知道別人，不要受外面那些傳播媒體，不正當的那種渲染，我們才能夠不受外界那些害處，現在這些可說隨時在那裏害人家。子欲善，你這個善心、善的念頭，自己在作的話，就能夠起了示範的作用，老百姓跟著學，必然變善了。

這還不算，下面再舉比喻，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」，前面兩句是針對季康子講的，從反面來說，季康子你本人就是不善，你本身欲望就是用在造惡業上面。既然這樣的話，你前面問，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按照這個邏輯來講，你自己這個欲望就是不善的，就是無道的。研究《論語》這一章，從正面來講，你看看，孔夫子講的是很含蓄、很溫和，可是從反面一講，跟季康子所問的這問題，一對照來研究，他本人就是不善，就是無道。孔子沒有這麼說，就說你要善的話，用在善的方面，民眾就跟著你學了。聖人講的話，這麼溫和。下面講比喻，君子之德就像風；

小人的德就如同那草。兩種比喻，一個是風，一個是草。再說這德怎麼講呢？德，古人注解，德者得也，道德，你要脩這個道德，從那裏開始學？並不是關起門來，在家裏什麼事情也不作，在家裏入定，那就是得了。而是你要作出很多善事出來，很多有利於人的事情出來，所以古人講德者得也，德是有所得的。這個有所得，是你作了很多好事情，才有所得，這叫作德。必須做很多有利於天下人的事情，表現出來，這才是德。所以君子之德風，君子作那些善事出來，這個事情表現的德，就像風一樣。小人之德草，這裏的小人不是那個作壞事情的小人，而是指一般民眾，一般民眾就是小人，就是小民，他們所做的事情，他的德就像草。君子之德，君子所做的事情，辦政治、辦教育這個德；小人作的事情，一般民眾或者作農夫，或者是作工，或者作生意，士農工商，這是他們作的事情。他們作的事情，這個事情隨時受影響，受什麼影響？受君子影響。

君子在國家裏實行什麼政策就影響他們，君子是國家的一個國君，他實行仁政，他的教育根本是教人家學聖賢，這是風，這個風對於一般民眾所做的事情有影

響。國君作的是仁政，一般民眾作農人也好，作工業生產各種產品也好，作商人的也好。農夫他也不敢隨便用農藥，就是用農藥的話，他也一定等到農藥消失掉了，他才採收這些農作物，他絕不敢農藥剛剛灑下去，過不到幾天，馬上就採收出來到市場賣掉。假如這樣的話，怎麼呢？只有桀紂在位，那是暴虐的政治，那農民才會這麼作。如果是那些明君在位，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他們辦政治實行仁政，老百姓種這些菜，絕對不敢把農藥殘餘在菜上面、在五穀上面，就拿出來賣，否則他會良心不安。工業上的各種產品，他要考慮到使用的人、消費的人，都要替消費的人來設想。如果你這個政治是個暴虐的政治，那好了，那個工業上面造假的，用具上面還有叫人用了之後身體受了毒，那些用具、家具上面有那個毒素。你是個明君實行仁政，實行道德教育，他的工業產品也不敢這麼作。就算一個機械的，在機械工廠裏面擔任任何一個工作，就是最小的一個上螺絲的工人，他也要想到，我這個螺絲上不好，那個飛機飛到天上去，很容易就因為這一顆螺絲沒有拴得好，它會失事的，他在工作的時候，心裏就想到那些使用者的安危。這就是什麼呢？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小人的事情，他是受了君子之風影響很大。

後面就講清楚了，「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」草，那些小草，在地下長的小草，但是這些草上面的風往那邊吹，它就往那邊倒，偃就是偃伏下來，伏就是倒下來。你這風從東邊往西邊吹，草就順著往西邊倒；如果從西邊往東邊吹，那個草也從西邊往東邊倒。所以草上之風，必偃，上當加字講，草加之以這風，風向到那邊吹，那些草就向著那邊倒。現在政治上講，你要照顧弱勢的人，實在想起來，沒有特定的弱勢，凡是民眾都是弱勢，只有在位的人才是強勢。現在在位的人沒有這個心理，在位的人他要把所有的民眾，都看成是弱勢的，你就是要一律平等的來照顧他們。這就是子欲善，你這樣照顧民眾，民眾他的良知良能就啟發出來，他作任何事情都不敢違背良心。

孔夫子跟季康子講的這番話，不管時代演變到什麼時候，孔夫子這個話都是金玉良言。辦政治是如此，脩道更是如此。我們學道的人，先就要學君子，君子之德風，我們起的念頭，在人世間所作的任何事情，都要想到對於那些弱勢的、對於一般人都要考慮，為他們來著想，你就是一種慈悲心在那起作用。慈悲心在起作用的

話，你自己學道快得很。在貪欲這方面，平常就能夠把它控制得很好，就能伏惑，伏惑久而久之，那個種子一斷了就證果。你看孔子講這話多麼重要，自己這麼作，就能感化一般人。我們現在看見全世界、自然界變化這麼大，到處是天災，這天災從那裏來的？一般人不知道，從科學上面去研究，這是聖嬰年，他們用科學上的名詞，還不就是人——我們在地球上的人類造成的，破壞空氣，染污了空氣，進一步天上那個臭氧層也把它破壞掉了。而這怎麼來的呢？一般人不知道，就佛學來講，這是共業，貪欲的人，共同造危害全世界人羣的這種惡業。這共業一般人還不知道，我們學佛、學儒才知道。全世界的人都是有這貪欲，由貪欲盡量擴充自己的欲望，他用科學的方法，那些附帶生產科學的產品，一般人日常使用的這些用具，都產生危害人羣的這些毒素，這是共業。你要改，把這共業能夠改變，怎麼改？從人人自己改變，各別的別業，假如人人不肯改變各別的業，你要想共業改變，那怎麼辦得到？改變各別的業，就從自我作起，就是孔夫子講，子欲善，自己要行善，先把這個貪欲心把它改除掉。

所以我們讀了這章書，就從這個方向去研究。那我們好了，我們雖然讀孔子講的話，還是幾千年以前的話，愈到後來愈到我們現在，還是愈有用處。你不照孔子講的話這樣學，那我們就跟一般人——造共業的人，一般是共業造出來共業共受，天災人禍就跟著流轉。在當生、有生之年受了種種的苦惱，這還不算，生命結束的時候、壽命終了的時候，又要在三途裏面受苦，再想到人道來，很難。你看現在世界上這些眾生，這些人類造的業，下一輩子再想到人間來，不可能，只有到三惡道裏去。這樣研究看看，我們不照孔子講的話這樣學，我們對不起孔子，也對不起自己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顏淵第十二】

○子張問：士，何如斯可謂之達矣。子曰：何哉，爾所謂達者。子張對曰：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子曰：是聞也，非達也。夫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

子張是孔子的大弟子，他問孔夫子「士」，士是讀書人。過去大致的分，士農工商四大種類，士就是讀書人，讀書學而優則仕，書念好了就從事政治，所以儒家講政治學，從政的人你開始就要讀書，不讀書來辦政治，那不是害人嗎？害人害自己，你不讀書辦政治，該怎麼辦？你不知道，只知道擴充自己的欲望，那不就害人嗎。所以讀書把聖賢書念得好了，然後他才能出來從事政治，這是不簡單的。所以子張在這裏問，「士，何如斯可謂之達矣」，達是通達，書念通了，然後作任何事情都是通達沒有障礙。達這個字從士人開始讀書，以至將來從事政治，都是要達。不達的時候，書也讀不通，辦事更是辦不通，所以這個達字重要，子張就問這個達。

子張既然問這個達，當然他不了解什麼是達，所以孔夫子一聽到子張問「何如」，要怎麼樣，「斯可謂之達矣」，才能夠成為是通達的，士達就是讀書人他能夠通達。孔子知道子張不了解達他才問，所以孔子就反問一句，他就問子張，「何哉，爾所謂達者。」何哉，就是提在這一句前面問，爾所謂達者，你問的這個達，你認為是怎麼個講法？什麼叫作達，就問他，何哉？「子張對曰」，就是答復孔夫子的話，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邦，是在國家，在國家辦事讓全國人都能知道，聞就是名聞，大家都知道。在家必聞，在家就是在卿大夫家，在大夫之家作事情的話，大夫之家裏全家的人都知道，都聞，這是子張答復孔夫子問何哉，你所謂的這個達，你的了解是什麼。子張就說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

孔子聽到他這樣的答復，下面孔夫子就說了，你說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，你所講的達「是聞也，非達也。」這只是聞不是達。什麼是聞什麼是達要辨別清楚，因為他問的是達，答復的沒有把這個達的意思答復出來，足見子張不了解這個達。所以孔夫子先指出來，你所答復的只是聞而不是達。達是什麼呢？下面就解釋了，「夫

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」這幾句話，夫達也者，到慮以下人，你要成為一個達人的話，這幾句話你就照這樣作，照這樣脩養，這樣行。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，這是結果。你那樣作的話，你在國家，全國人可以說你是通達了；在大夫之家也通達了。後面兩句是結果，前面是因，後面是果。夫達也者，這一句四個字就是一個達字，夫是個語助詞，開始這句話這個語氣，文言造句運用語氣很重要，如果不用個夫字，直接講達也者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那個來得突然了，所以用夫達也者，加個夫字這語氣很平和，這叫語助詞。也者，這兩個字也是語助詞，也是這一句話要講完了，者字就是指的達也，所以後面兩個字也是語助詞，著重點就是一個達字。

你要成為一個通達的讀書人，要知道這個達的話，那你怎麼作呢？「質直而好義」，質是本質，你要學的本質學一個直字。直這個字，從造字來看，上面一個十字，中間是個目字，是眼睛，後面那一筆先直的寫，寫下來不要斷，直接就是彎過來橫的，這在古時候是個隱字，隱藏的隱字，你在這裏隱藏，十個人的眼睛在看著

你，你隱藏不起來，這就是直字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一個人他想要事情瞞在心裏面，不讓人家知道，不行，好像有十個人在那裏看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隱藏不了，這叫直。用在脩道方面，這個直從本性裏面出來，這個行為包括言語沒有變化，本性裏面出來一切的作用都是善的，都是好的，沒有變化，這叫直。為了好講這個直字，本質上要正直，正直就是公正無私。讀書人從讀書開始，就覺得這個書不是為我自己來讀的，我書讀好了之後，我將來從政就要為天下人辦事情，這就叫正直，一點偏私都沒有。這還不算，好義，這個義字上面是個羊字，下面是我字。羊呢，雖然是畜生道，是一個畜生，一般都把這羊當作一種美好的、善的動物，提到羊，那就是這羊很好，如小綿羊，很馴服的，它性情很善的，所以羊這個字，有美、有善的這個涵義。下面這個我字呢，就是自己，我們人人自己從心裏就要學善，心裏就要有善念頭，待人接物，我們對待一切人，都要用善意來待人。我們要求對一切人，都要求其善而又美，美就是一樁事情很完美，這就是義字。義字表現在事實上面，當作宜字講，《中庸》裏面解釋，義者宜也，宜就是你作事情恰到好處，很適宜。事情作不好，對人家有害的，那就不適宜，不宜這麼作。要作對人家、對一切都

有好處，而且有長遠的好處。並不是說像一般那些政客，作一點眼前的，作給選民看一看，我在你門前脩幾條道路，作一些事情，拿一些東西來給你，這是眼前的、短暫的。一個真正的政治家，作出的善事情，對待所有選民有好處，不但眼前好、深遠的到後來，不但選民的本身，他的子孫都受到你這個政策好處，這才是義。你這個政治家設想一個政策，實行一樁好事情，就要對於選民從他本身眼前的、到後來的，以及他的子孫都有這麼深遠的利益，這就是你政治家應該辦的，就是宜辦的，這就是宜，該辦的事情，這叫義。

質直而好義，本質要直，本質要直是什麼呢？本質上，我這個心是公正無私的，我這個心是從理性上面，理性就是本性，從理性上面發出來的，沒有變壞。同時在作事情的時候，要好義，要好著作那些對於天下人都有深遠影響、都有深遠利益的這樁事情，我們應該作。想到這樣，我們看看，你現在要解決從我們就近所居住的這個地方，以至擴充到全國，到普天之下，要作的事情不是現在一般人所講的政治，現在的政治辦不到。那就是歸結到士，士就是個讀書人，我們現在都是個讀書人，

我們讀書人要質直，本質就是拿真心出來辦事情。真心辦事情，你想辦事，現在這個政治、這個環境不許可你去作，你就競選看看，你選得上來嗎？選不上來的。就算選上來的話，那些一般人，你要實行什麼一個政策，他也不通過，不讓你去辦。那麼這一想，我們所能夠辦得到，我們都是一介寒儒，只有把聖人的話，把它傳播傳播。我們了解聖人的話，這永久是對於天下人有好處的，也是永久要學聖人的話，必須這麼作，自己才有成就。我們只能夠這樣作，我們把聖人的這個教化、這個言語，自己拿來實行、自己學，同時也把這個把它傳播出去。這樣看起來，你這個讀書人只能作這個事情，你只要作這個事情，才是真正對於天下人，現在、未來永久有好處，各位可以從這上面好好來研究，從現在開始，你當下自己的境界就轉，轉到有工夫的時候，把你周圍一切的人都能轉過來，這是第一句。

「察言而觀色」，自己這麼作的時候，你在世間要作事情，不辦政治吧，我們在世間都要有一分工作，有一分工作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。我們現在時代不同了，在孔夫子那個時候，士人、讀書人他是專業，我們現在讀書人沒有這樣了，我們想

學士人，成為一個達人的話，我們還要自己有一分工作，自己有一分工作，自己再讀書，一邊讀書一邊作事情。你作事情，你無論幹那一行業，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夠作的，都要有人幫助，那你必得要知人。你找一個人跟你合夥來辦一樁事情，你要了解對方能不能夠跟你合夥，你要認識人。認識人從那裏開始認識？察言，言語是一個人的心聲，心理發出來的這個音聲，他的言語就代表他的心理。雖然有一些人，他說的話與心理不同的，口是心非，但是你要按照聖人所講的話，你自己要求自己，質直而好義，你的智慧就開了，你就會知道人，他雖然口是心非，你從他的言語裏面，就看到他的心理，叫察言。你這個智慧一開來的話，人家說正面的話，你知道；說反面的話，你也知道。察言，用意就在此，就要知道人，他是個君子還是小人，從他言語裏面你就能夠觀察得出來。還有呢，觀色，這個色本來是面色，人的面貌，他心裏有什麼情感，面色就表現出來，人都有喜怒哀樂這些情感，心裏起了什麼情感，面貌就顯出什麼色出來，觀色就是觀這個。除了這個觀色以外，還有看他作事的行為，這個行為作出來是表面的，也是代表色，色是外表。你細細的體察他的言語，再觀他的顏色，包括他所作的事情。所作的事情怎麼呢？君子作事

情恰到好處，不會鋪張的；小人作事情，為了彰顯自己偉大，超越人家，他每作的事情都是鋪張，不惜勞民傷財，這可以看得出來。孔子也講「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。」辦一切事情，你想合乎禮的話，與其奢侈，寧願取一個節儉，節儉當然不是中道，但比較那個奢侈要好，最好的就是取其中道。所以察言觀色就觀這個，你自己質直而好義的時候，然後就能夠察言、觀色，這是第二句。

第三句「慮以下人」，慮，根據馬融的注解，慮是當志慮講，志就是自己志向，存在心理還沒有表現出來，慮就是思慮，自己的志向，他所思慮的，那是什麼呢？以下人。下人，下當動詞講，就是自己要居在人之下，把自己當作都在人的下面，把所有的人都恭敬在自己之上，這叫慮以下人。從心理的思想就是要尊敬一切人，把一切人都是看作在自己之上，這叫慮以下人。這個慮字，清朝俞曲園，俞曲園就是俞樾，他是曾國藩的學生，他讀書讀得很勤，也很有成就。他的《羣經平議》裏面考據，他對於考據學很有造詣，他考據的結果，這個慮字就是無慮，簡稱慮。無慮是什麼呢？無慮是與大氏相通。大氏這兩個字就是大凡的意思，大凡就是概括

的、一般的稱呼。慮就是無慮，也就是大凡的意思，就是凡事，凡事代表普遍的意義。也就是說，你待人接物，與人羣來往，凡事與人接觸的時候，你都自己居在卑下這個地位，來尊敬他人，把他人恭敬在自己之上。這個慮字有這兩種講法，兩種講法都可以，所以我特別介紹出來，都指的下人。

這是孔夫子告訴子張，讀書人要能夠從讀書開始，一直到將來從事政治，要達就是要這樣學，就照這三句話來學。慮以下人，就是自己要謙卑，一切要謙虛。這在古書裏面就講，古書都是聖賢講的話，針對我們人與生俱來都有的這個煩惱，這個煩惱是什麼呢？特別指的慮以下人這個，我們與生俱來都是傲慢、貢高我慢。我們看見某人，這個人驕傲、自尊自大看不起人，我們看見這種人，不敢恭維他，也不願意跟這些人來往。但是我們回頭要想想，既然聖人所講的，與生俱來的，人人都有傲慢自大的這種習氣，那我們自己也免不了，這個怎麼說呢？過去雪公講這一章書，他就說，那些作大皇帝、朝廷裏大臣子當然傲慢，那是很明顯的，就是貧窮的人，政治地位一點也沒有，財富也沒有，就是貧窮到自己飯都沒得吃，向人家求

給他一點食物，那叫乞丐，當了乞丐的時候，他還有傲慢。過去那些乞丐，有乞丐頭子，他帶領一幫乞丐，他自己當頭子，他有他的傲慢；就是不當乞丐頭子，就是普通的乞丐，他也有他的傲慢，你要說這個乞丐，說他那裏不對，他馬上就來報復你。所以這樣看起來，那個人沒有傲慢心？所以聖人講慮以下人，自己要謙虛，自己一定要看待人人都是高高在上的，只有我自己很卑下，這就是謙虛。所以古人講，「君子不欲多上人」，這是《左傳》裏面講的，《左傳》鄭國的鄭君，那時候鄭國還是一個大國家，他講的。一個君子不能夠多上人，不欲，不想居在人上。雖然你的能力，你的道德，你什麼都在人之上，但是你也不想居在人上，你自己還要謙卑。還有在《書經》裏面也講「能自得師者王」，能夠自己得到老師，老師重要，我們在世間求學，沒有老師，我們學問從那來？千萬不可以像現在人一樣，不肯學，自己看幾本書，自己就好為人師，自己就教人家，自己看的什麼書呢，無非是怎麼樣當選，怎麼樣發財，這一類的。聖賢道德書，他不看，他也看不懂。老實說，這些人都是傲慢的，他不肯作人家的學生，他只願意作人家的老師。你看那個電視裏、傳播媒體裏面那些唱歌的，唱了幾天歌，這個名聲出來了，他就要收徒弟了，自己

就作唱歌的老師了，這很多。就是《書經》裏面講「能自得師者王」，這就是講給那些國君聽的，講給天子聽的。能夠自己找到老師，跟老師學，很謙虛，你就能作天下之王。反過來講，「謂人莫己若者亡」，謂就是說的意思，假如你這個人要說他人莫己若，莫己若就是沒有人比得上你自己，好了，你有這種心理，就是傲慢自大，你啊，你是作天子的人，你是作國君的人，那好了，亡啊，那是亡國的亡。所以《書經》有這兩句話，「能自得師者王」，那是作天下之王；「謂人莫己若者亡」，那就要亡國了。這就是古聖先賢教人家，要虛心慮以下人。

後面兩句話，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」，你按照上面這三句話來學，你就成為一個達人。達人你在國家作事，在諸侯這個國家作事，你這全國的人對於你，都會幫助你，都會擁護你，你作任何事情都是通達無障礙。在大夫之家作事情，也是如此，在家必達，這是講達。

下面對於子張所講的、解釋的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」，孔子也要把它講一講——聞與達不同，所以下面就說，「夫聞也者」，這造句法跟前面一樣的，夫達也者，這

是夫聞也者。聞是怎麼呢？「色取仁而行違」，色是表面的。表面上，取是採取，採取這個仁，好像他作的事情、說的話，表示自己都是仁者。所謂色取仁，加一個色字，就是假的，色取仁是假仁假義。表面上採取是個仁，而行違，實際上的行為、行動，與這個仁相違背的。口裏講的仁義道德，他實際上所作的事情，那些行為是殺盜淫妄，這是假仁，假的仁與這個仁是相違背的，這是第一條。

這樣行的話，「居之不疑」，自己假裝這個仁，還想種種的辦法來掩蓋他這個假仁，叫人家認為他真正是個仁者，久而久之，他自己也不疑惑，還認為這就是真的仁，居之不疑，居在這個假仁上面，而絲毫一點沒有懷疑的，認為這就是仁。你看現在社會上很多作奸犯科的人，他有他的道理，他認為他這樣作法是應該的，就是居之而不疑。尤其那些詐騙集團，詐騙集團作久了，就把自己那個詐騙的行為當作是真理，你看這個危險不危險？詐騙，騙人家騙久了，受害的人多少，自己得了利益，利益是得了，以後，後果他想到沒有呢？學君子，過去讀書人都知道，無功不受祿，沒有對人家作些有利益的事情，沒有什麼功，人家無緣無故的送一些俸祿給

你，不能接受。你一接受人家給你的俸祿，結果人家就對你有所要求，要求你替他效命，各位讀讀歷史都知道，無功不受祿。何況人家不是自動送給你，你要是詐騙人家，這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將來受不了。佛家有一句話，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」，施主，還是人家自願的來供養你，供養一粒米那麼小，你想想人家送來的一粒米，他這個功勞就像須彌山那麼大。受了這麼多的恩惠，你要能夠了道，你要自己能夠成道，假如自己在這一生不能了道，「今生不了道」，到來生怎麼辦呢？「披毛戴角還」，變畜生來報答人家的恩惠，這個是非常厲害，不是佛家故意講的，事實是如此。人家自動奉養的，還不可以這麼隨便，何況詐騙來的，那怎麼得了。所以，居之不疑，聖人講的話很平和，我們往裏面深入的一研究，這一個可怕，千萬不能這樣學。

這樣學的話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而不疑，這樣好了，結果，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」，就是現在那些人，你看看，處處說自己的好處，處處說自己是仁義道德，作的事情都與仁義相違背的。但是結果他呢，各地方人都知道這個人是有名聞的

人，愈是有名聞的人，愈是到後來，那個結果想一想，非常可怕。

這是孔夫子替子張解答，一個是達，一個是聞。為什麼我們學道的人，不要名聞利養，一開始就不要跟人家爭名奪利，這是基本的，就要從這裏開始學。

○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。曰：敢問崇德，脩慝，辨惑。子曰：善哉問。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。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脩慝與。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，非惑與。

請各位找出《論語講要》五百零八頁最後一行。樊遲，是孔夫子的弟子。從，讀縱，從遊，追從孔夫子一起在舞雩之下來遊覽。就問了，「曰」字是樊遲問孔夫子：「敢問崇德，脩慝，辨惑。」崇德，脩慝，辨惑，這是古時候成語。樊遲就是利用在遊覽的時候，把這一句成語來問孔夫子，這是什麼意思，後面就是孔夫子跟他解釋。一共有三段，第一句就是開頭，記載這樁事情；曰下面幾句這是第二段，這是樊遲問的問題；子曰以下是孔夫子給樊遲解釋這個問題的，這是第三段；一共有三段。

先講第一段，舞雩，舞雩是什麼呢？古時候，國家遇到很久不下雨，就是發生旱災，這個時候，國家就要求雨，向上天求雨。求雨就是在外面求，要搭一個臺子，

建築求雨的一個臺子，這個臺子叫雩——雩臺。雩這個字是個形聲字，上面是個雨字，下面亏是一個音。中國字造字有六種造法，其中有一種造法就是形聲字，形就是這個字它是個什麼形狀，就是這個字的意思，聲就是標出它讀的音。就是字的意思、讀這個字的音在一起，叫形聲字，形聲字在字裏面多得很。這是個形聲字，上面是求雨的雨，下面是亏。這個雩是求雨建的一個神壇，求神的一個壇。這是祭祀的雩壇，求雨的叫雩壇。為什麼叫舞雩呢？在求雨的時候，就是要有、有那些童子，童男童女這些童子來在上面舞蹈，一面有舞辭，祝頌的、求雨的辭句、文辭，再加上舞蹈，就在那裏求雨，叫舞雩。這一種求雨的雩壇，加上在求雨的時候有歌舞，就稱為舞雩。舞雩，那個雩壇到後來，變成一個風景區了，人家到外面、到城外去遊覽的時候，這是風景的一個景點。當然，除了雩壇之外，四周有種樹木，所以風景很好。這個時候，樊遲就是跟孔子，還有其他的弟子，一同在舞雩之下來遊覽。

就在這遊覽的時候，那些弟子們雖然是到外面遊覽，還是求學，利用這個時候、這個場地來問孔子。他就問，「敢問」，敢問就是客氣的話，就是請問的意思。請

問孔夫子，古人講的「崇德、脩慝、辨惑」，這個意思他不明瞭，想請孔夫子講解給他聽。這三個詞讀起來的話，有韻的、押韻，我們現在讀起來，好像不感覺押韻，在古人讀起來是押韻的。古人讀德、慝、惑這個都是押韻的，我們現在讀起來德、慝還有一點相似，惑就有一點不相同了，在古人是一個韻。崇德，後面當然孔夫子跟他解釋，孔夫子跟他解釋只講解大意，這個字沒有解釋，不必要解釋，當然這個德、慝、惑，這個字樊遲是知道的，只是不知道這個意思。所以我們現在要研究的話，要知道崇德，德是道德，一個人的品德，崇是推崇，推崇這個德，這個崇字有高的意思，就是尊崇，尊崇這個道德。慝，慝這個字，這又是一個形聲字，下面是個心字，上面是個匿字，匿是什麼呢？匿是有什麼事情藏在心裏面，就是隱藏起來，下面是個心字，這個多半心裏有一個不能夠告訴人家的事情，多半不是什麼好事情，這叫慝。有時候是心裏惡的念頭，都叫作慝，惡的事情都叫慝。脩慝，脩慝就是把心裏惡的念頭脩掉，脩就把它去掉，叫脩慝。辨惑，辨是辨別，惑這個字也是一個形聲字，下面是心，上面是或，或就是讀音，雖然上面這個或是讀音，含有意思，就是事情有疑惑的。疑惑什麼呢？不能辨別這個事情是好是壞，或是要辦一件事

情，究竟辦那一樁事情是好，辦這個事情是對或是不對，心裏有疑惑。這個疑惑在佛法來講，就是一種煩惱，一般講疑惑也是一種煩惱，就要辨惑，辨是辨別，把道理辨別明白了，這個惑就沒有了，叫辨惑。

下面孔夫子就跟他解釋了，首先「善哉問」，先稱讚他提出這個問題，提得很好，問得好。為什麼呢？這一句成語，他如果不問的話，孔夫子也不會主動的給大家解釋，沒有孔夫子給大家解釋的話，成語是成語，一般人都不知道。對於成語不了解，教化世間的作用就發揮不出來，所以孔子先讚歎他，你這一問，問得好，叫作善哉問。接著就跟他解釋了。「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。」先事後得，事是作事情，這事沒有指明作那一種事情，既然沒有指明作那一種事情，它就是包含一切的，你無論作任何事情，先作事情，然後再講得，得是後來的結果。我們作任何事情，要知道，先開始，你認為這個事情應該作的，就去計畫、考慮怎麼作法，不要想著，一開始作就想到：馬上就有報酬，就有好的結果。如果作任何事情，一開始就想有好報酬的話，這就不算是崇德。崇德，一個有品德的人，認為這樁事情應該作的，

他就去作。那就是一般所講的「不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」，種田是好事情，種田就是要種植糧食，供給自己、供給大眾來生活。但是種田的話，你不能說一開始要種田，種子一放下去，馬上稻穀就長出來了，那有那麼快？先要播種，然後要除草，那可麻煩呢。這些麻煩事情不要嫌棄，而且好好作，作到後來，你前面那些事情都作得很好，自然，你這個收穫就好。所以古人講不問收穫，但問耕耘，你耕耘得好，收穫自然就有。引申這個意思，我們在人世間，作事情、待人接物，你一切一切，包括自己脩道，先要講究因，然後才有果。不講因，只求果的話，因果倒過來，那是不合道理的。所以孔子講，先事後得，先把事情辦好，然後自然就有所得了。所以這個事情，無論自己辦事情，替公家辦事情，甚至於你在國家作公務員的地位很高，不管作任何事情，你都是要想到先把事情辦好，後果自然好。這個是什麼呢？這是崇德。德這個字就是直心，完全是直心，你的動機是純善的，這就是崇德。

從這一條裏面，先事後得，引申開來就是因果，小因小果，大因大果。愈是大果的時候，必得有大因緣，大因緣就不是普通人看得到的。就治國平天下來講，把

國家治好，以至於使天下世界和平，那就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個利益，也不是眼前作的那些很小的事情可以作得到，必須從根本的地方來作。拿現在來講，每一個國家，它要求自己的國家，國內政治一切都安定，繁榮發展，進一步的，維持世界和平。你要研究因，因在那裏？治國平天下，使天下太平，這個因在那裏？在這裏我可以說，現在你要問問這些世界大國家，它恐怕都答復不出來，這個因，要想國家天下、整個世界和平，要問世界各國它知道嗎，你要問我們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他知道，中國的古代讀書人，講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從脩身開始。脩身從那來？從格物、致知來的。那就是說，必得要有儒家的文化，儒家這個文化講天命之謂性，教人家明瞭自己的本性，明瞭自己本性，要把心性開發出來的時候，這才能夠轉變社會風氣，使得國家長治久安，天下太平。在孔夫子那個時候，中國就是天下，到現在交通發達了，整個地球是個天下，整個地球是天下，中國這個儒家學術思想，它的應用隨著推廣，可以應用到天下。應用到天下，就是教我們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，有天命之謂性。自己把這個心性，首先要明瞭，然後一步一步，前面講脩慝，脩慝什麼呢？把我們自私心去掉，一層一層去掉，就是脩，脩掉這個自私心。自私

心就是罪惡的，有這個自私心，我們真心——就是那個本性顯不出來。必須把這個自私心去乾淨了，我們自己的本性、也就是真心完全出來，那才成就聖人，也就是成佛。這個時候，個人生死沒有了，生老病死這個問題解決了，以這個來教化天下所有的人，也教人家都這樣作。人人都這樣作，你看，人人都去了自私心，都是要關心別人，讓人家都能夠把自己的真心開發出來。真心開發出來，最根本的問題，我們在人世間，這個生老病死問題都能完全解決。所以明心見性、去自私心，這是根本。我們現在雖然還沒有完全明心見性，根據聖人的言語，我們就知道這個意思了。知道這意思，我們肯這樣學，也肯把這意思勸告和我們有緣的人，我們從自己家庭裏面，到社會上我們的朋友、我們一切所接觸的人，都是有緣的，我們勸告他們，都是這樣學。本身雖然還沒有工夫，但是你知見正了，知見正了就是一步一步往裏面去追求、去學習，你就發生作用。你脩道也是這樣，脩道就把這些自私心，把它去掉，那個真如本性才能顯示出來。那生死問題，怎麼了生死，了生死就是把這些罪惡心跟煩惱去掉，那生死自然就了，本性上面沒有生死。所以崇德，知道因果，我們先在因上面，在因緣上面，我們了解這個重要，先從因緣上面我們好好這樣用

工夫。工夫到了，那個結果自然就有的。你看，孔夫子這一解釋，就把我們學道、在世間辦事，以至於治國平天下，都包含在裏面。先事後得，這個意思你看看，包羅得非常廣泛，這就是崇德。

崇德，德是什麼呢？剛才講，德是直心，那個心就是真心，就是我們真如本性。從真如本性起來的這個念頭，這個念頭不要變更，真如本性與一切人都是平等的，與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，這個念頭不要變。既是平等的，就沒有私心，這就是崇德。所以佛家講，直心就是道場。「非崇德與」，與這個字是一種活動口氣，沒有把這個話說得那麼決定性，不是決定字，孔夫子講的話，用活動的語氣。這個與字現在我們認識，在右邊加上個欠字，欠缺的那個欠字，在經典裏面不要那個欠字，就是這個與字。用在一句後面，讀書人都知道，與字跟歟字是一樣的。所以非崇德與，你念的時候，聲音自然就把那個意思帶出來了。照普通人講與，與這個字念出來，或者是與人家、給人家，或者是跟人家相處，就是與。這個與念出，帶一點尾音，他自然就知道，人家看出來，你是一個疑問句，一個活動的語氣。

第二句，「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。」惡是一種罪惡，罪惡也是包含很多，造的。那些罪惡的事情。我們人造罪惡，用身體造的，用言語造的。身體造的，殺害眾生、偷人家東西、搶人家東西，除此以外還有，身體造的業很多；口業，用口、用言語造的業，更多了。我們一般人不學道，往往說的話，傷害了人家，自己不知道，傷害人家的言語就是罪惡。除了言語是在口頭上造的，而殺盜等等這些罪惡，是用身體造的，最重要呢，是意識、心裏，心裏造的。心裏造什麼呢？簡單的說，心就是自私心，損人利己。為什麼損人利己呢，你分析分析，自己貪心太重了，貪求心；貪求不到，就恨、瞋恨心；不明瞭因果，叫愚癡心。貪、瞋、癡，這在心裏面。言語造的罪惡、身體造的罪惡，就是從心裏面貪、瞋、癡出來的叫意識，身口意三業造的罪惡，多得很。惡就是身口意造的那些罪惡，在這裏孔子講「攻其惡」，其指的自己，你要攻自己的罪惡。「無攻人之罪惡」，無這個字當禁止辭講，《皇侃疏》注解那個本子是那個毋字，毋是個禁止辭，這個無字跟那個字通用。無，你不要，不可以攻人家之惡。攻是什麼呢？攻，左邊是一個工字，右邊是個支字，支是拿個東西，手裏拿個東西在那裏輕輕的在攻擊。比如說，這是一根木棒子，手裏拿著這

個東西，輕輕的在攻擊，敲它，這叫支。左邊這個工是一個工具，工是標注音的，這也是形聲字。這意思就是說，古時候作任何事情，比如說作工人，包括藝術家，他要作一種工藝品或者是藝術品，他就拿這個工具，慢慢的在那裏製造。引申這個意思，這個攻，攻其惡，就要把自己的罪惡，把它打掉。怎麼打掉呢？就跟古時候那個鐵匠打鐵的時候，從礦裏面挖出來的鐵礦，不是純的，它燒了之後，然後用鐵鎚，鎚什麼呢？不屬於鐵的，附在鐵的上面，有土、有沙、有石頭這一類的，把它敲掉，先用爐火把它鍛鍊，鍛鍊之後再把它敲掉，那叫攻。那就是說我們任何一個人，不學道的人自己不知道，我們身口意通身就是罪惡，攻就是把我們的罪惡，一層一層把它去掉，就像打鐵的鐵匠，用那個鐵鎚把不屬於純鐵的那些東西，把它攻掉，然後這才成為一個鐵器。

無攻人之惡，只能攻自己的罪惡，不要攻擊人家的罪惡。這個怎麼說呢？想想看，我們要學聖人，不是別的辦法，就要把自己的罪惡，一層一層的把它用敲打的方法，把它去得乾乾淨淨的。敲打自己的罪惡，好不容易的，必得要自己內心裏在

交戰。因為我們任何人，多生多劫以來在六道裏面，我們現在在人世間，在人世間還是這樣，都是為自己，私心滔滔。要想不損人利己，反過來損己利人，脩道的人才知道要損己利人，但是你在脩持的時候，自己內心在互相交戰，要損己利人就違背我們一個人，多生多劫以來損人利己的習氣，這是自己兩者互相交戰。這就必須要自己下定決心，知道脩道的重要，知道了生死的重要，所以用這個攻，來慢慢的敲打。你不能說，一天就能成就聖人，沒有那回事情。你要是要求得太高，我立地成佛，馬上就把它一起改了，誰也辦不到。你如果真要這樣辦的話，你容易走火入魔。必須按照儒家這個辦法，從淺近處，人人可以作得到的，然後一層一層的深入，這叫攻。這樣的攻，自攻都不暇，那裏還有工夫攻擊他人？所以無攻人之惡。我們自己，你要想真正脩道，真正來攻自己，感覺得就是沒有暇時候，沒有閑暇的時候，那裏還能夠攻擊別人？我們自己用工夫有一點點心得，我們轉告別人，這就不錯了，所以無攻人之惡，這就是脩慝。「非脩慝與」，脩慝就把罪惡一層一層把它脩掉，這是第二條。

這一句成語，孔夫子講了前面兩句，後面，「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，非惑與。」一朝之忿，忿是心裏有什麼忿恨的事情。我們任何人都有貪瞋癡，貪、瞋、癡叫三毒，瞋是最厲害的一種煩惱。忿屬於瞋恨心的一種，它是從瞋恨心發展出來的。心裏有任何不如意的事情，就發生忿恨了。「一朝之忿」，一朝就是一旦，一旦遇見不如意的事情，心裏有忿恨了。有忿恨，脩道的人要忍耐；不脩道的人，你看看他有沒有讀過書，這是講古時候中國人讀書，讀書都是讀聖賢書，他知道忍。如果沒有讀過聖賢書的人，不會忍的，也不能夠忍，一旦遇到不如意事情，忿恨心起來的時候，自己不能忍。不能忍的時候，這麼一衝動，就發生那些事情出來。那這些事情是什麼呢？「忘其身」，忘記了自己的本身，忘記本身什麼呢？本身的危險，沒有想到自己有沒有什麼危險，不顧一切，這個事情很多。我們要看看現在大眾傳播媒體報導出來的，那一天都有報導的，遇到事情，自己受不了了，忍受不了了，或者就跟人家發生打鬥，你看常常有。之前就有報導，一個人跟朋友在一起吃飯、喝酒，爭執起來，一爭執、一吵架，後來就互相殺害了。你看看，忘其身，類似這些事情很多。不但是朋友，家庭裏面的人，父子之間、兄弟之間，發生這些罪惡的

事情多了。還有呢，自殺，或者是燒炭自殺……種種很多，這都是忘其身。忘其身是以為自己死就死了，或者被人家打傷了，打傷就算了，就是自己。但是，「以及其親」，有父母、有家裏的人，自己被人家打傷了、打死了，父母怎麼辦呢？父母心裏多麼傷痛。是不是父母，自己家裏的親屬，也是痛苦。所以古時候講究孝道，孝道不但是要孝養父母，還要把自己維護得很好，不要使自己的身體受了傷害，甚至於被人家打死，免得父母親為自己傷痛，這也是孝的一種。所以像這樣的話，一朝之忿，忿恨起來的時候，忘記自己，以及其親，也把父母親為自己那種傷痛都忘記了，都沒有想到這一種事情，這是惑，「非惑與」，這不是惑嗎？

惑這個字，就它這個字的本身來講，上面是個或字，下面是一個心字，或固然也是讀音的，一邊是讀音，一邊也含有意思。或是這一個，或是那一個，拿不定主意，心裏有懷疑，這個惑是屬於心的，心裏有疑問不能決定，這叫惑。不能決定這就疑惑了，疑惑就是一種煩惱，佛法裏面講貪瞋癡慢疑，疑是一種煩惱。所以必得把這疑惑去掉，他才有智慧，他才能夠把因果看得明白，事實真相才看得明白，該

作什麼事情就去作，自己該怎麼脩行就怎麼脩行，這才有智慧出來。沒有智慧就是因為這個疑惑心在那裏，疑惑心在那裏，自己沒有決斷的能力，要有決斷能力就靠智慧。沒有決斷的能力，人家說這個好，大概也好吧，那個人又說那個好，你聽聽，也有道理。這兩個人都說好，卻是相反的，你究竟是照那個人的意思好？現在講民主，民主講的，很多人都說好，我就照很多人說的去作吧。很多人都說你教這些學生，學生愛怎麼作就怎麼作，不但是學生，我們任何人都是這樣，多生多劫以來就是惡習氣在那裏，他愛玩、愛打電腦、愛自己放縱、不守規矩，這都是有惡習氣在那裏，你要教他學禮、學規矩，他受不了。古時候教學生你受不了也得要受，學生不受的話，學聖賢就學不好。現在不是如此，現在講學生有學生的人權，你要違反那個學生的權利，你就是違背他的人權。大多數人都這麼講，國外的教育家是這樣講，我們國內的教育家也是這麼講，那好，你這個政治人物，好像大家都這麼講，我們就這樣作吧，也不准打學生，也不能管教學生，要順從學生這個愛好發展。順從學生愛好發展，都是順從學生那些惡習氣來發展，你這樣教育，會教出什麼樣的一個人出來？這就是惑，不能自己有決定的能力。你是一個政治家，有決斷的能力，

想到要教學生，要怎麼教他才教得好，你不管現在世界潮流怎麼樣講，你要拿出良心出來，你要教學生，你應該就怎麼教，你不要順從大眾那些惡習氣來發展。就舉這一個例子，其他例子很多的，這就是惑。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，那都是惑。這個忿，忿就是惡習氣在那裏起作用。惡習氣起作用的話，忍受不了，其他一切都忘記了，不顧一切了，包括自殺或是殺他人，或是被他人殺，這都是惑的結果。惑很難解釋，所以聖人解釋，就舉這個例子來講，舉這一朝之忿，忍受不了了，自己也忘記了，連同自己的父母也忘記了，這是大惑。你按照孔夫子解釋，這個多麼清楚。

這三句話，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裏面來講，這三句話雖然是古代的成語，也是古時候與舞雩求雨有關係的，所以樊遲在舞雩之下，拿這個古語來請問孔子，請孔子跟他解釋。求雨為什麼有這幾句話呢？古人凡是有什麼求的話，自己先反省，自己已有德才能感應神明，求雨，自己也要有德。崇德，脩慝，辨惑，具備這些品德，你才能感應。不但求雨是如此，古代發現自然界任何不正常的現象，比如說天上出

現星球度數亂了，在朝廷裏面管天文的那些專家，就建議天子要先反省自己，然後再求改變外在的那些不正常的現象。外在不正常的現象，那是預兆，你是天子，你要是心裏一改變的時候，就能把外面的環境改了，古時候讀書人都知道這個道理。以這個道理，我們現在看，從人事的環境，到自然界的環境，是不是正常？都與自己的心有關係的。各人的心是各人造的業，在這一個地區的人，共同造這個業是共業。中共有不共業，所以我們要改變自然、改變人類環境的話，一切向自性中求，一切求其在我。遠的不說，我們現在家庭問題很多，家庭發生問題，夫妻之間、兒女之間、父子之間，如果講德的話，德是直心，真如本性出來的都是不變的，這個家庭一定和氣的。可惜我們凡夫眾生不是如此，惡習氣太多，雖然在一個家庭裏面，有緣分才成為一個家庭，雖然是有緣，而且這個緣非常近，非常密切的這個緣，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惡習氣，所以家庭的問題也不少。愈是到現在，家庭的問題發生得愈多。要了解這個道理，這裏所講的古時候成語，一切自我要求。了解人人都有惡習氣，我們先要求對方不要有惡習氣，辦不到。要求對方不以惡習氣待我的話，對方也要要求我不用惡習氣對他，惡習氣就是說只怪對方，不怪自己，只是責備對方，

不責備自己。彼此這樣要求的話，家庭問題不能解決，而且愈演愈惡化。唯一的辦法，先要求自己把罪惡心去掉，就是攻其惡，自己把罪惡一層一層的把它攻擊掉；無攻人之惡，不要要求對方，不要指責對方。攻這個字，它就是小小的攻，不必一開始就大的，作不到，先從小處能夠忍受的，對方對於自己有點小的不利的地方，我們就忍得過。這次忍了，下次對方再有更不好的意思待我，我更能夠忍受，這個就一層一層培養起來，所以攻是這個意思。如果用這個方法齊家，家裏一定是齊的，家裏一定是和諧，沒有任何問題。就是有任何問題，你是個脩道的人，你懂得這個道理，你自然就把那些問題把它攻掉了。從自己開始先攻你自己，對方一看，人都有良知良能，都有真如本性，看你這樣的話，他相對的，他也良心發現了，他也會改善，這是一個人。如果兩個人都是脩道的話，更好，改得更快。家庭如此，你到社會上對待朋友，對待一切人，你從事政治的時候，你能夠對待一切人，那就是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一貫的學術就能貫通起來。所以治國、平天下，就憑這樣的話，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前面講先事後得，後面講要忍一朝之忿，這三句話都把它完整的連繫起來，自己脩行，推己及人。在家庭裏面，你就能夠齊家，

你有機會從事政治，你就能治國，治國治得好，也可平天下。平天下不是像現在他們的主張，要別的国家服從我，這個辦法，你要人家服從你，你作世界的警察，誰聽你的？你必須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，治理得一切是國泰民安，一國就像一家那樣和和氣氣的，別的国家來觀摩你、向你學習，這個才是平天下。不是像現在，你在太平洋有多少兵艦，在大西洋有好多海軍的艦隊，那個地方我去鎮壓它，你這個辦法，永久也辦不到，要求人家服從，人家也不會服從你。必須自己作一個示範出來，人家自然來跟你學，這就是保持天下太平、世界和平之道。

講到根本的地方，就是孔子解釋的，先事後得，就是崇德；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就是脩慝；要忍耐一朝之忿，這就是辨惑。這三條就是從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是根本的辦法。我們學《論語》不是沒有用處，用處大得很，這還是講世間法。講到脩道、成就聖人，中國脩道成聖人，就跟佛家講成佛是一樣的，也就是從這樣開始學。

○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曰：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。見子夏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何謂也。子夏曰：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

請看五百一十一頁，這章經文也很長。樊遲是孔子的學生，問孔子。問孔子什麼呢？問仁。跟孔夫子求學的這些學生，孔夫子都教他們學仁。但這個仁的含義很廣泛，所以弟子們問仁，孔子答復的都不相同，這是「樊遲問仁」。孔子答復，「愛人」，這個愛就是仁的內容，這個愛是廣義的，就是對待一切人，要付出愛心——要一切都是為他人來著想，這就是仁的一種。樊遲一聽，仁就明白了。換句話說，學仁先學著愛護一切人，對任何人，不管對那一種人，都要把自己愛心付出去，愛心就是同情人家、關心人家，這個，他明白了。

「問知」，這個知字就是智慧的智。問知，孔子就告訴他「知人」，知就是知人。「樊遲未達」，未達就是沒有明瞭，達是通達。知人為什麼就是這個知呢？這個知字，講深處非常難懂。智慧，我們一般人講，某某人有智慧，其實那個不能算是智慧。智慧是什麼呢？必得把最微細的事情都能明瞭，不論是那一樁事情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比如說，馬鳴菩薩的《起信論》講，有「三細六麤」。一般人心裏不動則已，心裏一動的時候，就叫作業相，有動作就是業相，這業怎麼講呢？動就是有業。業相一出現就是最微細的事情。業相出現後再就是見相，見就是我們的心能夠分辨外面的事情，見相。既然有分辨外面事情這個心裏的能力、這個見相，它就必然有境界相，見相是能見的，能見的必然有所見的，所見是一個對象、是一個境界。這在三細相裏面，叫三個名詞，業、轉、現，業相就是動，一動就是業相；動，繼續動的時候，就是轉，轉就是自己能見的那種分別心；再繼續一轉的話，就是境界相，叫三細相，業、轉、現。這個三細相都是凡夫世間，任何人應該了解的，他不知道，這就不是智慧。聖人，比如說孔子他知道，而孔子的大弟子像顏回，當然知道。我們學儒要開智慧，開智慧就要把最微細的那些事情要明瞭，如果那些

最微細事情不明瞭，這個凡夫眾生就沒有智慧，他就是迷惑顛倒的一個人。學儒就把那些聖人教我們的，就要從自己心裏起作用的時候，心裏起作用就是起念頭，念頭一起來，自己要省察自己：我這個念頭是損人利己的？還是反過來損己利人？如果是損人利己的話，那就是對這個微細的事情，根本就不了解；反過來，如果說是損己利人的話，沒有自私心，那麼這就好，這就可以根據聖人所教導的，來知道這個微細的事情。知道這些微細的事情，智慧就開了。智慧一開的時候，世間什麼事情都明瞭。明瞭世間任何事情，那麼，我們本身以及社會人羣一切的事情，包括自然界變動的那些現象，我們都清清楚楚的知道，這就是智慧。所以孔子答復樊遲問知的時候，孔子說：你知人就可以了。知人，從那裏開始呢？從我們一般人都不能夠知道，那些微細的事情開始，因為我們對自己、對於世間一切的人，我們都不知道。要知人的話，先要學著自己知道世間那些事情，世間那些事情，從最微細的那個三細相來開始。先知道那些細相知道自己，然後就自然能夠知人，能夠知人，你的智慧就不得了。我們現在要問問看，我們對於社會人羣，無論是那一種人，我們知道沒有呢？實在說起來，真是不知道。不但對人不知道，對我們自己也不知道。

孔子教他：什麼是智慧？知人就是。能夠知人的話，這就是智慧，這是一個講法。

再說，就應用的來講，應用就是我們人在世間，你無論是學聖人，無論在世間辦事情，都要知人。學作聖人，也是跟學成佛是一樣的。我們現在距離孔夫子時代有幾千年了，我們沒有辦法跟孔夫子去學，我們只有跟後來學儒的人、學佛的人去學，但是後來儒家的、佛家的，也不那麼純粹了，因此你要知人。知人什麼呢？你要知道親近善知識，你要知道誰是善知識。就佛家來講是善知識，就儒家來講，儒家有經師、有人師，你要知道能夠親近人師。人師是什麼呢？人師不但能夠把經說得明白，而且他本身說到就能作得到，他本身就能作示範，這就是跟佛家講的善知識是一樣的，所以這要知人。再說，大家要學聖人的話，你要作事情，不是關起門來自己在家裏脩，你要在外面作事情。作事情就是幫助你來成就學聖人，學聖人是作很多功德累積起來的。什麼叫功德呢？功是作很多事情有功勞，這個功勞是利於一切人的，這才是德。所以不在人世間作很多有利於人的這些事情，沒有這些功，那個德從那裏表現出來？所以要作功德，就要在世間作事情。那麼你作事情，一個

人不能作事情，你作任何事業，都要找人家來幫忙。你開工廠、你作老闆，你要用很多伙計來幫助你，這些伙計你認不得他，如果他不是一个君子，你把他用進來的話，你的事業就被他破壞掉了。你就是從事政治，你的理想是跟現代的政治學不同，孔子講的政治學，就是教人從事政治就是作功德。你從事政治，你競選選上來了，你要找幫忙你的人，幫忙你的那些大小官員，包括政務官，你要認識他，如果你不認識他，你自己雖好，他會把你的事情作壞了，所以都要知人。所以在脩道上面來講，你要認識既是經師又是人師；在作事情方面，在世間作功德、作事情來說，你要認識誰是君子，誰是小人。君子，可以用他；小人，不能用他，知人有這些含義。

「樊遲未達」，未達就是不了解。這個文法要弄清楚，過去有人注解，樊遲未達，好像再跟前面問仁又和在一起，說是樊遲連問知也不明瞭，問仁也不明瞭，所以兩者合在一起來解釋，這是錯誤的。雪公講的時候，這篇文章的章法清清楚楚的，先問仁，他明白了，第二段是問知。問仁，明白了，就不用再問了，所以下面問知。問知，未達是未通達，未通達就是對於孔子答復他的「知人」不是很了解。問知為

什麼講到知人呢？樊遲沒有通達，還不明瞭，是這個意思。未達的時候，孔子就再跟他講，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樊遲問知，孔子答復他知人，樊遲對於知人這兩個字還不了解，再問，孔夫子就舉例子給他聽。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舉直，就是把正直的人，把他舉出來。錯諸枉，錯就是放在那裏，枉是不正直的。枉這個字是個木字邊，右邊是個王，它原始的意思，這個木不直，這個樹木彎曲叫作枉。意思就是說，你把正直的人舉出來，讓他作領導者。錯諸枉，錯並不是不用他，錯是放在，放在那裏？放在直者之下。諸這個字前面也講過了，它是個合音字，錯之於枉，之於這兩個字，錯之，之就是代表直者，於就是在，表示一個連繫的，把枉——不正直的人，放在直——正直的人下面，這樣能使枉者直。比如說，機關的首長，你選一個正直的人，舉就是選舉，你選舉一個正直的人作機關首長，其餘的那些，有一些是正直的，有一些不正直的人，你就讓那些不正直的人，那些行為不正的人就是枉者，你還是讓他繼續在公家辦事情，但是要受機關首長的領導。那麼，機關首長他是正直的人，他可以教化在他下面的人，都能使他歸於正直，所以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舉直很重要。

「樊遲退」，這樣解釋，樊遲好像還不大明瞭。樊遲退出來，「見子夏曰」，見到子夏，子夏是他的同學。所以求學要跟老師學，但是也要有同學，還不能完全明瞭的時候，跟同學之間互相討論，更好。所以他見到子夏就問了，「鄉也」，這個鄉讀向字，古時候在經典裏面，就用這個字。到後來，鄉字下面加一個方向的向字，或者單獨的，鄉就是那個嚮字。鄉也就是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，就是說，他向孔子問知，孔子答復他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，跟孔子一問一答之後，現在見到子夏，鄉也，就是指他跟孔子問答的那個時候，就是以前的事情。「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」，我去見孔夫子的時候，夫子就是老師。而問知，我問夫子這知，還不了解再問夫子。夫子就說了，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「何謂也」，這個意思是什麼呢？是怎麼講的。

「子夏曰：富哉言乎。」富哉言乎，這個言乎，就是指的孔夫子答復他那兩句話。這兩句話裏面，富哉就是含義很豐富，就是這裏面的意思廣泛得很，叫富。既然這個含義很豐富，要是詳細的講，很難講了。子夏他就舉例子來講，舉例子怎麼

講呢？往往一個意思很難明瞭，舉出那個事實一解釋，就容易懂了。所以子夏就舉例子說了，先讚美這兩句話含義豐富，接著就講：「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」舜，堯舜那個時候，舜帝有了天下，舜是由誰選出來呢？舜是堯帝把他選出來，舜受了堯的禪讓之後，他作了天子，有了天下。選於眾，他怎麼選於眾？於眾就是在眾人之中選舉。在眾人之中選舉，把誰選出來？選皋陶，把皋陶選出來了為士。舉皋陶，這兩句話，一個是選，一個是舉。選於眾，在眾人之中去挑選。舉是什麼呢？舉是有很多人把皋陶推舉出來，舉皋陶。舉出來，這時皋陶為士，那個士就是司法官，在現在來講，他就是國家最高的司法長官，把他舉出來管理法律，這是選出來。選出來以後，「不仁者遠矣」，不仁的人，不仁就是沒有仁德的這些人遠了。再，「湯有天下」，湯是成湯王。舜帝是在三皇五帝的時代，那是天下為公，禪讓的時候選舉的。湯是夏商周三代的時候，三代的時候成湯王。夏朝開國的禹王，禹王也是受禪的，禹王是受舜帝把天下禪讓給他，禹王也是聖人。但是禹王的兒子好，所以當禹王年紀老的時候，要想把天下讓給別人，他的朝廷之內那些大臣，贊成把天下交給他的兒子啟——夏啟，一交給他的兒子，好了，就變成家天下了。

家天下以後，一代一代傳到後來是夏桀王，夏桀王是暴虐無道的君主，這時成湯王出來革命，成湯王把夏桀王政權推翻了，把夏桀王放逐出去，把他趕出去，他有了天下。他有了天下，也是選舉，選誰呢？「選於眾」，在眾人之中去選。在眾人之中去選，結果呢，「舉伊尹」，由大眾把伊尹舉出來了。「不仁者遠矣」，伊尹舉出來以後，伊尹幫助成湯王，幫助他治理天下，伊尹是賢能的人，他被選舉出來的時候，其餘不仁者遠矣，子夏把這個例子舉出來。

像皋陶原來都是普通人，伊尹也是普通人，就是在普通人之中選出來的，把普通人中賢能的人選出來以後，讓他坐在高位子上，領導其餘的人，其餘的人雖是不仁的，自自然然的也學好了。遠矣，所謂遠矣是什麼呢？不是不用他，而是把他放在賢能人的下面，由賢能的人來領導他，來教化他，然後使他成為一個賢能的人。在那個時候，孔子所以講這幾句話，因為在那個時代，一般從政的人都是世襲的，而世襲在位的人，有的是好人，有的不是好人。所以孔子說這句話，用意是要在普通人之中，還是要選舉，這是我們中國最早期的選舉，這是真正的選舉，跟現在這

個民主國家選舉迥然不同的。

上面這一章，「不仁者遠矣」，遠矣，古人注解有不同的意思，不同的講法。這裏按照皇侃的疏，這個遠，遠什麼呢？並不是說，這個人遠——離開了，不是這樣子，是遠這個惡行。這在五百一十三頁裏面講，第三行，《皇侃疏》引用蔡謨的注：「不仁之人感化遷善，去邪枉，正直是與，故謂遠也。」使那個不仁的人得到感化、遷善，就遷移到善的這一方面來，把邪枉去掉。正直是與，來獎勵他，來讚許他正直，這叫作遠。所以《皇侃疏》裏面就講，他的案語就講：「遠是遠離惡行，更改為善行。」所以雪廬老人認為這個講法好，就採取這一種講法。

○子貢問友。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

請各位看五百一十三頁，「子貢問友」，問友，是問交友，交朋友的道理，也就是怎麼樣去交結朋友。孔子就告訴他：「忠告而善道之」，這個告讀故，這個字上面是個牛字，下面是個口字。這個字是古時候，祭祀的時候或者有什麼會盟的時候，用牛這是高等的犧牲，下面加個口字稟告神明，原始的意思是這個意思。用一個牛、一個口是會意的意思，是會意字。到後來，原始的意思由這引申開來，用作別的意思，一般的意思，文告、公告，告訴人家，是引申的意思。後來引申的意思用多了，原始的意思就慢慢的忘記了，告字是這樣的。「忠告」，這個告就是勸告的意思，忠告就是交朋友對於朋友，拿忠心來勸告他。「而善道之」，道是什麼呢？引導的意思，善道是好好的引導他，引導他什麼呢？朋友相處，看見那一些事情是對的，那一些事情是不對的，在朋友談話之間，引導朋友知道是非善惡，互相鼓勵，這是忠告而善道之。「不可則止」，不可就是你勸導、引導朋友學好事情，去除不好事情，朋友如果是不贊成你的意見的話，那就不必勉強，止，那就止住。如果你認為這個事情，

朋友一定要依照你的意思來作的話，而朋友慢慢的疏遠你，這就是污辱了。

善道，這裏採取的是什麼呢？後面採用包咸的注解，他說：「忠告，是以是非觀念勸告朋友。」是非觀念，那一些是的，那一些不是的，是非觀念一般人很難分辨。比如說，我們處在現代，無論在國內、無論在國外，要想真正明瞭是非，那很難的。現在大家講要尊重民意，民意是民眾，以民意為是，違背民意就不是了，這個不是真正的是。一般的民意，往往他不了解什麼是是、什麼是非。現在一般的民眾若是講人權，講人權，主張老師教學生，對於學生既不能打也不能罵了，甚至於老師講的意思，你學生違背了，老師不對，學生才對的，那麼這是什麼是非呢？這就很難，你要順從學生，學生從多生多世以來，染上那些惡的習氣，學生不守規矩，不守規矩他才歡喜，你要教他守規矩，就與他多生多世以來，那個惡習氣相違背的；那麼，你作老師的人要教他守規矩，那就違反學生的人權了，現在的是非不分就是這個。如果說你對於朋友，你跟朋友講清楚，你的朋友是一個現代的教育家，你跟你朋友講放縱學生，以學生的一切為標準，學生怎麼作怎麼好，這個才是對的，老

師教他守規矩是不對的。你叫他把這個意思轉過來，認為老師這樣作是不對的，老師應該要矯正學生那種惡習氣，要教他守規矩，這才是啊，如果順從學生那種惡習氣，是不對的。這個教育家說：你這講的不對了。講不對，這個教育家是你的朋友，他有這個反應，你看看，他就不聽你的勸告，你就止住，你就只好止住了。你要勉強他，我講的才是對的，你現在那個是違反教育的原理，你那是不對的。那好了，你跟朋友之間，不再是朋友了，反而就招來很多的問題出現了，就招來自辱。當然既然是朋友，不會到這個地步的，你這樣勉強朋友接受你的意見的話，朋友表示不以為然，到這個時候你就止住。你一定要叫朋友勉強的聽從你的意見，那個對方——你的朋友，雖然不跟你吵架，也不跟你說，他就慢慢的疏遠你了，這就是見辱，這個侮辱是你自己招來的，這是交友之道。所以包咸的注解，忠告，是以是非觀念勸告朋友，你自己看準了那個是、那個非。作老師的人，一定要求學生守規矩，改變惡習氣，這才是是；老師要放任學生不守規矩，學生愛怎麼作就怎麼作，那就是非。你拿這個是非觀念勸告朋友，這叫忠告。你對朋友是忠，交朋友之道是拿你的忠心來待朋友。

善道呢，「是以善道引導朋友」，引導朋友，這個導字，是漢儒包咸的注解。到後來朱子的注解就不然了，朱子在注解《論語》裏面，看的還不明顯，後來清朝有個人，他從《朱子語錄》裏面找出來，《朱子語錄》裏面講，善道，教導，善道是教導，就是老師教學生的教導。所以這樣一講，朋友，交朋友之道，朋友是平等的，你拿老師的身分來教導朋友，這是不對的。所以這裏採用包咸的注，善道是以引導，用種種的方法來引導朋友。引導朋友，是機會教育。怎麼叫機會教育呢？你舉這個例子，老師應該要教學生守規矩，你的朋友不以為然，他不以為然，你不要勉強。遇到適當的機會，什麼機會呢？傳播媒體那一天都有報導的，老師在學校裏面說了幾句話，學生認為老師在罵他，回家就找他父母，他父母就帶著學生來找老師，把老師罵一頓，或者把老師打一頓。遇到這個新聞媒體報導的時候，你就是藉著這個機會，機會教育，你就跟你的朋友講：你看看，順從學生的惡習氣，結果就是這樣，對不對呢？這就是引導。這是舉這一樁事情，那些事情多得很。除了老師在學校教學生，還有家長在家裏教他的兒女，人與人之間互相的交往，廣泛得很。既然作了朋友了，朋友是平等的，你只能用機會教育，一步一步的引導他，不能教導他。所

以用漢儒注解的好，所以他說：是以善道引導朋友。如果朋友不聽從，則停止勸導，否則或致朋友疏遠，朋友跟你疏遠了，這就是見辱。見辱，你是被他羞辱了。

子貢問孔夫子交友之道，就是一定要知道朋友之間是平等的，不能拿自己知道的是非，就算你的是非是正確的，你也不能勉強，拿老師的身分來教導他，那就是自取其辱了。唯有這樣的忠告、善道，這是把握到交友之道。交友之道，友，這裏是講朋友，古時候朋友，真正是要選擇的，才結盟為朋友，不是普通的。既是結盟為朋友了，它是在五倫之內的。五倫，家庭裏面三倫，這是天倫；外面呢，君臣是一倫，上下的關係；朋友這一倫是平等的關係。這個五倫把整個的社會人羣，都包含在內了。所以儒家講學聖賢，就是從五倫上面學習。五倫的天倫是天然的，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，夫妻呢，夫妻原來不是天倫，夫妻結了婚以後，有了兒女也成天倫了。這天倫各有各的本分，各盡其分，父母盡父母的本分，兒女盡兒女的孝道，兄弟之間也是這樣，夫婦之間有了兒女了，丈夫盡到丈夫的本分，妻子盡到妻子的本分。盡到最高的境界，不問對方怎麼樣對待我，我但盡我的責任，這就是出世法，

就能夠學成聖人。社會上，君臣朋友是道義之交，道義之交也是各盡其分。

這裏講朋友，忠告而善道之，為什麼朋友之間不要勉強？免得疏遠。疏遠的話，你引導得沒有方法，你對不起朋友，所以必得要忠告，拿自己見到的是非，很忠心耿耿的對待朋友，我必須這樣勸告你。朋友不聽的時候，不要勉強他。勉強他，他就疏遠了，一疏遠，你的朋友就絕了。絕了之後，責任不在他，在乎你自己，你對待朋友，你引導得不對，你來教導他，就失掉了朋友，朋友這一倫就破壞掉了。所以在朋友這一倫，也是但盡自己的本分，不管朋友他接受不接受你的意見，暫時你不要勉強，一遇到機會，你還是用種種的方法來引導他，維持朋友的關係，不要分散了，這就是盡到自己的本分。對待朋友盡到自己本分，也就是超越世間法，五倫就是這個講法，由世間到成為出世的。儒家講的學君子儒，成己成物，一方面成就自己，一方面成就一切人，就是這個成就法子。

○曾子曰：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

《論語講要》五百一十四頁，這是曾子講的話，這話當然是跟孔夫子學的，就如同孔夫子講的是一個意思。「君子以文會友」，文是學術，以文來交朋友。「以友輔仁」，交朋友就是輔仁，輔助自己學仁。這裏注重的就是朋友，前面是子貢問交友之道，這一章也是曾子講交友之道，在這裏兩句話就是兩段的意思。

為什麼要交朋友？朋友這個友字，是兩邊兩個手，寫成象形字是兩個手互相幫忙，兩個手合在一起，這是會意字，根據兩個手合在一起，互相幫助這個意思，這是朋友。所以人在社會上，必須要有朋友。交朋友幹什麼呢？這裏講君子，君子是求學的人，交朋友要以文會友，文就是講究學問、講學術，交朋友就是在學問方面來互相研究、互相學習，這是交朋友以文會友。不是像一般人講交朋友，今天我請你吃一餐，明天你也請我吃一餐，那不是以文會友，是吃飯朋友。君子交朋友以文，在學術上互相研討、互相交換學問。為什麼呢？一個人自己在家裏求學，看的有限；就是跟老師學的話，你也不能常常跟老師在一起，也有時間限制的；跟朋友隨時可

以見面，隨時可以交換意見，這個很重要。要知道世間的學問，無窮無盡的，學無止境，所以古人讀書：「出交天下士，入讀古人書。」不出門在家裏，讀古人書，古人書都是聖賢講的那些書，好好的在家裏要讀聖賢書，讀了之後，我們讀的還是很有限的，古人讀書當然也經過老師教。出去的時候，要交天下的讀書人，出交天下士。在外面朋友愈多愈好，每交一位朋友，他讀書有他的心得，彼此互相交換，你的知識就廣泛了。為的是學無止境，除了讀古人書，你還要把天下的讀書人，都要結交為朋友，而且重在以文會友。

「以友輔仁」，輔這個字是輔車，這個車是什麼呢？我們人口裏面都有牙齒，牙齒就像車輪一樣的，面頰在外面的叫輔。人說話也好，吃東西也好，用牙齒咀嚼這個東西，外面兩邊的腮把這個東西裹起來，牙齒在咀嚼東西才不會散掉；我們說話，音聲從牙齒縫裏吐出來，也要這個腮把它約束起來，音才發出來，這叫輔。原來的意思是這樣，所以古時候講：「車輔相依」，牙齒這個齒輪跟這個面頰，互相依賴。到後來由這個原始的意思，再引申為互相幫忙、互相輔導、互相輔佐，這是後

來引申的意思，所以以友輔仁。

以文會友，在學問上交的朋友，你知識、學問一天一天的擴充，知識擴充愈多，愈能幫助你大開圓解。知識面擴充廣泛了，我們的見解才不會偏執了，我們遇到任何問題，我們從多方面來認識它、來了解它，看事情也好、分析道理也好，你才有正知正見。在佛法來講，你大開圓解，把生死看得圓滿，你解釋才能圓滿。以文會友，為的是你的知見一定要正確。知見正確，然後你在作事情也好，脩行也好，才能把握到正確的方向，不會走錯路。所以下面叫作以友輔仁，從朋友那裏得到正知正見，彼此互交換意見，你把你的知見告訴他，他把他的正確知見告訴你，整個說起來，你的知見就圓滿了。由這圓滿的境界，你一看世間的任何事情，那個是對的、那個是不對的，脩道走的路，那個是正確，那些是不正確的路，你才知道。所以下面以友輔仁，由朋友這裏，你得到正知正見的時候，然後才能用對工夫脩行。脩行的開始就是學仁，為什麼學仁呢？你一開始講學道，一開始要把本性能夠發出來，沒那麼容易，從淺處學仁就容易。仁是什麼，仁是二人，二人是彼此以厚道對

待，我拿厚道待你，你拿厚道待我。開始的時候是相對的，到了後來，由相對到絕對的，那就是出世法了。仁學圓滿了，就是德，德學圓滿，就是道。《中庸》講天命之謂性，就能開發自己本性。這兩句話，一個是要正知見，一個是要正確的脩行，脩行就從相對的，走到絕對的那個道上去。儒家的學問，好處就在這裏，講開始學，是人人可以作得到的，學問也是人人都可以辦得到的，都不叫人為難。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論語講要講記【顏淵第十二】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○九三二七○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○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論語講要講記：下論 / 徐醒民主講. -- 彰化縣花

壇鄉：雪明講習堂, 2012.08-

冊；公分

ISBN 978-986-88660-0-3 (第2冊：平裝).

1. 論語 2. 研究考訂

121.227

101014887